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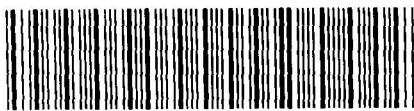
外 關

戰 衛 自 的 利 勝

-  民主聯軍
解放區
-  人民武裝
游擊區
-  游佔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3811B

5011
~~5011~~ (2) c 2

部隊讀物之二

勝利的自衛戰

(關外)

東北書店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新華書店
5625
圖書

閱覽室
5446

3

勝利的自衛戰目錄（東北）

指揮東北民主聯軍的林彪將軍（附像片插圖）……………一
林總司令談東北戰局……………六

秀水河子戰鬪

『同志，你們不能再讓了』……………九
人人英雄個個好漢……………一一
戰鬪英雄張文祥……………一五
完成任務……………一七
『神砲手』相振士……………一九
和敵人對了面，就要猛打猛衝……………二二

肥牛屯戰鬥

肥牛屯戰鬥中的一團四連……………二二三

追到敵人繳槍為止……………二二五

堅決勇敢的政指曹燁同志……………二二六

三三制戰術打得好……………二二七

大窪戰鬥

殲滅蔣軍八十七師……………二一九

決定金山堡戰鬥勝利的八連……………二一九

勇敢就是戰術，就能勝利……………二二四

金山堡戰役中的二十九團第三連……………二三八

戰鬥小故事……………二四一

秀水河解放的周雲大窪戰鬥後被選為模範……………二四二

打仗要勇猛……………二四三

四平保衛戰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四五
守衛在下羅林·····	五一
壯烈的神仙洞保衛戰·····	五二
四平我軍以一當十·····	五七
四平戰鬥模範連·····	五八
陣地上·····	六一
英雄與模範·····	六三
特等射手的紀錄·····	六四
手砲班長·····	六七
邵祿和劉玉鶴·····	六八
戰鬥故事·····	七〇
『二虎子』·····	七三
火線插曲·····	七七

刺刀拚死頑軍一營	七八
四平前線	七九
血肉相聯	八一
四平屹立在砲火中	八二
紀春林拾傷兵	八五

拉法、新站戰鬥

新站之戰	八九
夜撲西山	九七
連奪八個堡壘，自己沒有傷亡	九九
郭殿富史存榮事蹟光輝燦爛	一〇一
突出重圍光榮歸隊	一〇三
中共追認楊玉福等正式黨員	一〇五
找彩號	一〇六
在戰場上救護	一〇七

伏龍泉戰鬥

伏龍泉之戰

一一〇

遼東大捷

遼東我軍反擊大勝利

一一四

遼東殲滅蔣軍經過

一一四

『千里駒』因何覆滅

一一六

靠山屯戰鬥

靠山屯殲滅戰

一一八

指揮東北民主聯軍的林彪將軍

劉白羽



林 彪 將 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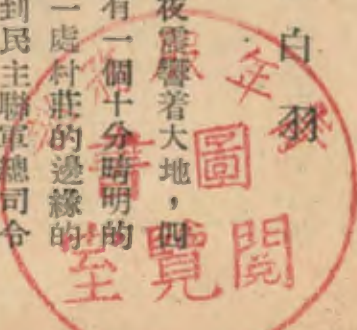
砲火整夜震響着大地，四月三日，卻有一個十分晴明的早晨，我在一處村莊的邊緣的庭院裡，找到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的住處。

我進入土牆裏，一排有玻璃窗的房舍，他正站在近門之處，等候會見我。林彪將軍是湖北人，四十歲，身材適中，穿着黃色普通軍服，粗布鞋子，軍帽戴得很端正，臉上的濃眉和眼光，給人以沉默，文

1

靜的印象，但他是微笑着。

林彪將軍坐下去，吸着紙煙就談起來：



『反動派沒有放棄進攻的企圖，他們在這裏使用了他們最精銳的新一軍，可是他們在四平街以南，就開始受到消滅和挫折，這很出乎他們的意外，因為他們的估計是錯誤了，——他們認為我們是不能打防禦戰的，現在，在前線彼此工事對峙，距離五〇米遠，講話都聽得見，我想他們還可能採取飛機、大砲、坦克集中發動新攻勢，不過我們守城部隊在十五天激戰中鍛鍊出來了，他們希望敵人進攻，覺得這樣可以殺傷他們，……』

事實是如此。那些爲新一軍宣傳吹噓的人，現在應該開始感到恥辱了，當他們到東北來進行反民主、和平的內戰的時候，碰到了硬釘子，——他們曾經限令四月二日佔領四平街，計劃從昌圖到四平只需兩天急進，而在四月五日打到長春，實際這條從昌圖到四平街的一百廿里路已經走了一個月了，還沒走完。現在四平是一個所有玻璃都震碎的城，在那裏密集的砲轟使人耳聾，北面一塊二十米高地的爭奪，屍體掩蓋了春草，十五日當中，他們進攻數十次，衝鋒一百次以上，但那裏的保衛者屹然不動，穩如泰山。這中間新一軍傷亡及被俘者三〇〇〇餘人，現在還是如四平街老百姓所說『看得見，進不來。』這話十分幽默，却也十分真實。無論在秀水河子，在大窪，在本溪，無數次優秀的殲滅戰，在軍事上講是十分成功的，我除了對於指揮者林彪將軍的信心之外，我還希望知道其他致勝的原因。他說：『我們的士氣很高，攻擊精神很好，能够給反動派以殺傷，敵人的銳氣在疲憊中消耗了，他們懼怕我們的夜襲，拚刺刀和迂迴。』

總括說，我想是勇敢及突然出現，困擾了他們。

我到前方來接觸了許多的戰士、幹部和指揮官，我時刻意識到，我是在最光榮的部隊中間，就是這一剎那，我望着對面，聲調平穩而剛果的將軍，我記起——在八年前民族危難的關頭上，是他指揮

了威脅敵人的平型關大戰，現在，當中國民主與和平又遇到難關的時候，又是他立在問題的關鍵上，我愈往前線走近，我愈了解一個真理，當有人來破壞民主與和平，人民用企求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必需是一種力量阻止這種破壞，打擊這種破壞，最後粉碎這種破壞。

在前方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王雲田是一個新戰士，這次保衛四平街戰鬥開始的時候，他在地堡中說：『我下了決心，死也要死在堡壘裏。』對方衝鋒來了，班長下令反衝鋒，他跳出地堡，當先衝到離對方五〇米處，在火力網下掛了重花，他對同志說：『我不能動了，趕快把我的槍拿去，給我留下一個手榴彈就行。』敵人上來，他寧死不屈，轟然一聲同歸於盡了。這一個新兵，於是就成了一個英雄的號召，由一個人擴大到全體，成爲反動派畏懼的力量。

林彪將軍歡喜到火線上去，但是他知道一切戰爭決定於平常的準備，不在當時一時。他到火線上去，是不大開口的，他也不願催促火線上的指揮者，他多半是看看，常常從口袋裏掏出小木子記些什麼，每次戰鬥，他都總結經驗。在不久以前，興隆嶺作戰，原在山崗上，部隊衝下去的時候，他也越過山坡上的死屍，傷兵，跟了下去。

在東北若干次戰爭中，由於他的總結經驗，他針對着敵方的一切優點與缺點的條件，他在戰術上有了新的發明，這就是一班分爲三組的『三三制』戰術，和『一點兩面』戰術，只要你到部隊裏去，你會看到他們對這發明是多麼熱誠，信仰，他們在練習，寫文章在油印報紙上討論，因爲在實地作戰中，這優越的戰術，使他減少了損失，同時抓住敵方最大弱點，勇猛的集中一點，再從後面迂迴，來完成若干大大小小的有力的殲滅戰；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革命軍事家，最好的領導與指揮。

當我在林彪將軍院裏兩小時之後，我發現這裏不是一個浩大，龐雜，擁有無數呼喚，吆喝或森嚴

的總司令部，這裏是一個簡樸，明樸，但有最高實際效率的總司令部。

林彪將軍的特點之一，是掌握着中心，而後圍繞着牠，去做極深刻細緻的思考。然後拿到實際中去。他是一個馬列主義書籍的熱狂的讀者，在他初入東北不久以後，在前線上，他有幾天，把『整風文獻』拿出來讀，看，仔細鑽研，特別是毛主席的『農村調查』，而後他下決心，對東北農村作調查，就在秀水河子戰後，軍務十分繁忙，可是他把自己邊唯一的秘書和三科科長，派到農村裏去做調查，他詳細告訴他們，要弄清解決什麼問題——土地問題，要組織農民，在他們鬪爭中來搜集材料；了解東北的農民問題，他到錦州到法庫，都在研究東北農村關係，當部隊休息下來的時候，他發動大家去做群眾工作，——聯結着群眾，成爲他根深蒂固的習慣，他常常因爲別人給他找一個漂亮的司令部住而不高興，他這樣久以來在農村住着草房，他要求的條件：第一、有地方畫地圖，第二、有老百姓。第三、如果是冬天的話，他希望熱炕。在戰爭前線上，他時常跟他的警衛員、秘書擠在一張炕上。他身體是不頂健康的，但到現在爲止，我知道他的營養品是當他休息的時候，他一顆顆吃着炒熟的黃豆而已。

在他屋中牆頭上，除了幾張像片，就是地圖。

就在這地圖上所轄下的東北廣大地區上，半年來人民的覺醒與反民主的陰謀，交織起兩條複雜而紛爭的局面。如果這支軍隊不是人民的不是親密的聯結着人民，而又爲了人民，一個穩定而有力的人民的東北，是經不住反動派的狂風暴雨的。半年以內，林彪將軍走過錦州、瀋陽、新民、彰武、法庫、撫順和四平街附近一帶的太平原，在軍事上可以大致劃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時期，那時反動派帶着狂妄的銳氣而來，人民剛從十四年長期壓迫下解放，後方敵偽殘餘擾亂，在這時，在肅清敵偽殘

餘土匪中，加強與擴大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根據地；後一時期，人民喘過了一口氣，反動派沒得到什麼結果，士氣向下低落，但更進一步向東北進攻，人民組織起來，展開了保衛民主、和平的自衛戰爭，自從秀水河子一戰，打擊了國民黨的士氣。在民主聯軍建立了吉黑、吉遼、遼東，熱遼四個軍區，軍區司令是高崗，周保中、蕭華、呂正操。大部敵偽殘餘，土匪被肅清，又在自衛戰爭中，使反動派受到斃傷一萬五千人，俘虜七千人，美國長短槍五〇〇〇枝，輕機槍五一〇挺，重機槍九六挺，六〇式砲四五〇門，衝鋒機六〇〇挺，火箭砲、戰防砲、銅砲、山砲、迫擊砲六〇門，彈藥二百萬發，美國汽車一百餘輛之損失，而且軍事上的優勢，愈下去愈會上升。

『和平是確定的前途。』在陽光照到桌邊，林彪將軍，用高亢興奮的聲音，確定的說：『但必需使這些反動派不能再進攻，人民可以確信，可以有把握使他們不能把戰爭發展下去。現在我們主張停戰，但是要認識，反動派只要能打，他一定要打下去，不過他在人民面前將會不斷失敗，想來東北實行獨裁專制是不可能的。愈下去，群眾就會愈發動起來，這是根本問題，部隊如果離開群眾就丟去了靈魂，一結合起來情緒就會上長。反動派恰恰是相反的。一逢到群眾這一個問題，軍隊會生很大變化的。』

當我訪問林彪將軍之後，在前方的最後一天，我得到消息，一個黎明，從新一軍陣地上，有兩個士兵倒掙了槍往這面走來。……

林總司令談東北戰局

原載六月十六日東北日報

（哈爾濱六月十六日電）新華日報特派員周而復報導：記者昨赴某地訪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承接見，對記者所提問題答覆如下：

問：目前戰爭形勢如何？

答：自從我軍爲了求得和平實現，自動讓出長春後，國民黨並未停止進攻。但國民黨佔地區越大越多，他的兵力就越分散，而處處薄弱，造成我便于各個擊破他的條件。長春撤退後我們在海城，朝陽，鞍山，大石橋，黑石鎮，樺甸，蛟河附近等地一共就消滅他五六個團，而我們在四平戰鬪後，却未被敵人消滅一個連。國民黨以佔領幾個空城，做爲自己勝利吹噓實際上是自欺欺人，其實戰爭勝利與否，不在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之消長，此次宣佈十五天停戰，是他暫時無法進攻的停戰，是準備作新的進攻的停戰。但在他能打的局部地區，他仍未放鬆進攻，他八日佔領法庫，九，十，十一，十二等日，還在蛟河等地轟炸與進攻，這暫時停戰是爲了等待援軍，爲了鞏固佔領的陣地，爲了修復進攻所需要的鐵路、公路，爲了奪回爲我解放的諸城市，爲了鎮壓雲南軍隊的反內戰的起義。國民黨正在調五十軍和五十四軍部隊和飛機坦克向東北增援，就是準備繼續進攻的證明。

問：和平前途如何？

答：我們衷心希望和平，國民黨想在東北專制獨裁壓迫人民，把東北變爲法西斯的擴大地區，不尊重人民的意志，無視人民的力量，我們堅決反對。我們一定要使東北成爲民主的東北。我們一再提出和平民主要求，願與國民黨在東北合作，均遭拒絕，他們想以武力消滅人民力量，我們不得不自衛。國民黨反動武裝已被消滅不少，如國民黨繼續打下去，反動力量會被消滅的更多。我們雖不能一次消滅他，但能逐次消滅他。用他的俘虜來擴大我們的隊伍。國民黨如集中兵力進攻某些地區，則廣大區域即在人民手中；如分散兵力，則易于遭受各個擊破的命運，這是一個真理。不管國民黨分散進攻或集中兵力進攻，我們都有辦法對付。但戰爭下去，對人民不利，爲了人民利益，我們任何時候，都希望實現和平，只要國民黨不進攻，即可實現和平。否則只有待反動派力量削弱，無力繼續進攻時，才能實現和平。

問：一八四師起義的意義如何？

答：一八四師在雲南時，就是主張民主，反對獨裁的。此次被國民黨強迫調到關外進行內戰，是違背一八四師官兵意志的，故在海城戰鬥中，潘朔端將軍親率一個團起義，這對那些內戰的熱狂者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從此充分看出，國民黨所指揮下的部隊，有些是不願內戰的。潘將軍等起義，使被迫參加內戰的部隊，有了榜樣和出路，鼓勵我們堅決反對反動派擴大內戰的行動，消滅進攻者。如內戰繼續下去，這種起義還會更多。數量也會更大，可以變爲結束內戰的一個因素。

問：民主聯軍武裝來源如何？可否見告？

答：來源有三：第一是日本武器，日本在東北有許多倉庫，遺留武器，遍地皆是，老百姓參加部

隊，多帶槍來的。第二種是美國武器，是出關後繳獲的，國民黨輸送來的。第三種是抗戰中從日本和偽軍手中奪來的。此外並無其他來源，現在和抗戰中不同的，就是多了美國裝備。民主聯軍中，有一些師團就是美國裝備。

秀水河子戰鬥

「同志，你們不能再讓了！」

——一個遼西老百姓的話——

在遼西國民黨內反動派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其中一部，強佔秀水河子，東北人民自治軍某部，爲了和平，忍痛退出該地，但當地詳衆却難捨難分，他們對自治軍已經發生了家人父子兄弟般的感情，他們尤其不願意國民黨內反動派的軍隊開來，下邊是當地一個老鄉的話：

「那個百姓不愛自己的軍隊呢？」團山子××屯一個姓殷的老人自問自答似的向記者說：「三連同志住在我家，像一家人一樣，痛痛快快的過新年，常和我們講國家大事，他們說，東北百姓應該自己作主人——這些同志，真是比我的親兄弟親兒女還親呀……」一會兒，殷老先生的聲調放低下來，嘆了口氣，說：「初九那天，連長說要轉移，咱們村子裏人全來了，異口同音的說：好同志，你們不能走呀！咱們得快快樂樂的在一塊過個元宵節呀，這是十四年來第一個快活的元宵呀！」

可是同志，你猜人家連長怎麼說？連長說：「國民黨裏的反動派強佔了秀水河子，咱們爲了和平，不讓老百姓受災難，咱們就要退走，暫時離別父老們了，像你們這樣好的老百姓，咱們實在也不

願意離開呀！」

咱們老百姓雖說不願意弟兄們走，可是勸擋不住，大家心裏難受了好半天！

誰知道咱們的隊伍一撤走，百姓的災禍就到了。初十半夜，聽到電路上（汽車路）亂烘烘的，打的聲音，罵的聲音，喊叫的聲音，響成一片：原來反動派從團山子退回來了，咱們躲在草堆裏，連大氣也不敢出。這一天，老百姓受的難也够瞧的了。反動派到團山子，又搶又殺。連馬家寡婦的一個獨生子，也被抓了去，硬說他私通「匪軍」，抓去就槍斃了。一向不管閒事的老王頭，旋王旋，連他也氣得直發抖，說：「我萬想不到中央軍這樣不講道理，其實是「二滿洲」，（意指和偽滿軍一樣）八路軍再不來，我得氣成瘋子啦……」

不錯，遼西老百姓從實際經驗中體驗到，要過太平日子，要和平，不是光憑一直退讓所能辦到的，他們紛紛要求自衛，要求人民自治軍不要撤走，他們並且踴躍的參加保衛和平的鬪爭：

「同志，咱們的盼望沒有落空呀。」殷老先生喉嚨有點啞，記者給他斟了一杯茶，他呷了一口，笑嘻嘻的說：「十一晚上，南風颳得挺大，月亮迷朦朦的。同志們回來了，同志們答應了咱們老百姓的請求，說反動派欺侮老百姓太苦了，這回他再欺侮，可得給他顏色看看。咱們聽了，高興透啦！村長說要組織擔架隊，我村子去了十個人，我也拉着老牛車去了。一點也不覺得累，嘴裏乾得慌，可是心裏實在甜得很呀。一直打了一夜，第二天天快亮，一千五六百反動派軍隊被同志們活捉了，一個副團長，也放下武器，來講和平了。」

他拿了一隻煙，一面點洋火，一面帶讚佩的口氣說：「三連閻儀懷連長，實在勇敢呀，他帶了一班人攻下三個圍子，負了二次傷，營長連勸他兩次下火綫，他不聽，硬是打。團政委來勸，他說：「

任務沒完成，決不下火綫！」真是猛將手下沒弱兵！咱們運傷兵下火綫沒一個叫痛的。」

最後他帶着抱怨和信任的口氣，說：「同志，你們不能再退了！該叫反動派！聽聽咱們的力量，誰敢說同志們打不過反動派呢！你們的辦法對，以禮讓人，讓到無可再讓的時候，重重的請他嚐嚐！要依咱們老百姓，早就不該讓了！」

這裏，這位殷老先生的話，也正是現在遼西千千萬萬老百姓天天掛在嘴邊上的話。

人人英雄個個好漢

——追記秀水河子攻擊戰——

十號，王八蛋們終於找上門來了。

十一日夜，我們決心消滅敢於向團山子，双台子進犯的敵人，一營前進了。然而敵人兩腿太快，面也沒有見就跑了。我們白凍了一夜，第三日形成了對秀水河子的包圍。下千敵人向二十一團進攻，三營迅速出擊，只打了一下，敵人又縮回去了。

十四日，總攻擊令下了。「五點半鐘，開始對秀水河子的敵人總攻擊。」各單位開始了緊張的熱烈的動員，正在這時通訊員傳來：十旅、獨立旅在廣裕泉全部殲滅了敵人的的一個營，一個沒跑。一會兒，通訊員又來傳：林總司令來了，今天晚上親自看我們打仗。這消息傳遍每個角落，動員更緊張更熱烈了。一連組織投彈手，徵求自動報名，一下全連的手都舉起來了，都報了名，喊成一片，不得已又重新指定了人，二連一個一個的進行了激勵：『有沒有把握？』『有！』『怕不怕？』『不怕！』

「不要裝熊啊！」請連長指導員放心吧……！」

黃昏，向秀水河子的西南角開動了，準備停窩了的指戰員，一個接着一個的前進，週身的熱血沸騰了，脈膊跳得更急了，幾個月的氣憤、怒火，要在這一下發洩，敵人的傲氣，要在這一下打下去，一連擔當了最先鋒，交代給他們的任務是：從這山嶺上一直打下去，下邊村莊上敵人發覺了，點起了一堆火，也就成爲了我們攻擊目標，機關槍響起，緊跟着就是步兵的手榴彈響，一下就衝進了村莊。敵人的照明彈、砲彈，一個接着一個的落下來了，這有什麼威風呢？敵人的照明彈？恰恰成了我們的照明燈，在照明燈下觀察清楚了前面的第二個村莊和敵人的火力點。一秒鐘不停的緊跟着機關槍的響聲，一連又前進了，一二百米的開濶地，只傷亡了三四個人，虧得半個月的三三制練習。手榴彈一響，敵人的火力點又放棄了。

然而敵人還企圖頑抗，二排長周保珠同志，正同敵人拚手榴彈，一轉灣，迎面撞着個敵人，手榴彈還未揚起，敵人早把他抱住了，脚下一滑，倒在地上，兩個人扭在一團，都用盡了平生力量掙扎，還是周排長個子大，一下翻了上來，把敵人騎在身下，周圍的機槍聲、砲聲、炸彈聲，照明彈、誰也不理會，周排長盡力氣，把手榴彈照着敵人的頭，一下一下的砸去，一直打得他腦漿崩出方才罷手。

小鬼魏守春同志，見三個敵人向他撲來，形勢不好，手榴彈扔不及了，他情急智生，把手榴彈向敵人懷裏一送，左手把線一拉。他緊退兩步，一仰，炸了。等他爬起來，三個敵人都打倒了。第二莊子拿下，又向第三莊子發展，動作是那樣猛烈迅速，營的指揮所趕都沒趕上，一直沒有看到他們的動作。

從俘虜口中知道。第四個莊子，有敵人一個營的主力，附砲四門，這是攻擊秀水河子全部殲滅敵

人的關鍵，三連連長閻根樹同志已經負了傷，一塊彈皮崩進了腿，付教導員叫了他三次要他下去，他不，說要完成了殲滅這個營的任務才下去。三連從西面攻擊，一排長支長春正在接受任務，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膀臂，他一面包紮，一面仍在詢問任務，包紮完畢。往脖子上一掛，他領導的一排衝鋒就開始了。

機槍班長袁長生端着機槍隨突擊隊前進，梯子一架，一陣手榴彈，陳德標，丁德邦兩個班長首先爬上了圩牆，陳德標接連就奪了敵人兩挺機槍。

三營十連從西南開濶地裏向敵人攻擊的更猛烈了，敵人的火器大部份集中到那裏，然而誰也沒有猶豫誰也沒有動搖，仍是大踏步的勇往直前，在前進中傷亡過半了，排以上的幹部除連長外都負了傷，然而誰也沒有灰心，連長親自一個一個的在組織部隊，副排長劉占才，王心太兩位健將跑了上來，僅僅組織了兩個班，每人率領了一個，衝鋒就開始了。由於地形開濶，一律匍匐爬行而進，敵人的機關槍，我們的機關槍，在頭上直叫，耳朵都震聾了，但誰也未停止一下，手榴彈打出去了，敵人的機關槍還在發射，七班副氣了，悄悄從一處爬過去，把一顆炸彈一下就塞進了敵人的鎗眼裏，與三連同時，十連的英雄們，勝利地進攻了村莊，敵人混亂了，開始把武器放下來。

十二連也從十連的側翼攻進來，二班長徐金榮，戰士王玉金去搶敵人的砲，幾顆子彈，兩個同時負了傷，順手兩個手榴彈打出去，敵人跑了，他們爬到了砲的跟前，抱着一門砲死不放手，是一門戰防砲，直到指導員來了他們才放了手，一面說着，一面高興的流了幾滴眼淚。

敵人的主力垮了，機關槍、鋼砲、戰防砲，大批俘虜成爲了我們的勝利品。我們接着又攻佔了三個村莊，從開始一共七個小村莊都接二連三的拿下來了，時間大概有一兩點鐘了吧！

十二連接受了向街裏發展的任務，武常勝連長接受了任務，自己跑到前面，看好了地形道路，回來把機槍一挺一挺的安置了，再告訴了步兵的動作，機關槍一叫，戰士們一個一個一組一組的前進了。到了衝鋒出發地，只聽得哨子一響，一陣手榴彈敵人又垮了，在後面親自指揮的首長們，誰不稱讚：都說：『十二連打出來了，誰說打不好？』

戰士李鴻漢同志，從開始進攻，總是一邊打槍一邊前進，一邊却仍叫罵『老丈人羔子（蘇魯豫邊區土語）看看你八爺的厲害！』負了傷以後坐在地上，一邊還在打槍，一邊叫罵得更加厲害，不幸又一顆子彈，他光榮的犧牲了。

戰鬥的全部解決，完全殲滅敵人就在眼前了，不少的機槍射手已經換成了美國式的了，一梭一梭子的打着。多漂亮啊，一點毛病不出，同志們情緒更高了。

天快亮了，東北角西北角打得更加激烈，是一師那邊打進來了，慌亂的敵兵，有的往這邊跑，於是又發起最後的一次衝鋒，機關槍一張嘴，敵人轉過頭又向西跑，五連那邊，機關槍一叫，一個衝鋒，把敵人壓進了洋房內，一個一個的捉俘虜，天已發亮了，戰鬥也全部解決了，秀水河子又成爲我們的了。

同志們在忙着搜索武器，檢查俘虜，忙着試槍，衝鋒式機關槍……多漂亮啊！除去人以外，一律美國式的，汽車上爬滿了人，跳呀！笑呀！叫呀！捏喇叭，轉輪盤，有的忙着搬運着大米、白麵。俘虜們驚訝的看着我們：『這是八路軍麼？我們只怕你們的哨子，一吹哨子手榴彈就來了。』

親臨前綫的林總司令笑了，『打得好，以後就是要這麼樣打法。』

戰鬥英雄張文祥

連奪三村解決敵一營主力

×旅在八月五日，於×地召開了追悼死難烈士，嘉獎英雄模範及向革命老同志祝壽的大會，會後並舉行軍事檢閱。這次推選戰鬥英雄中，張文祥同志最爲大家稱頌，他在捍衛人民事業的廿年裏，從來就是饒勇善戰，猛打猛衝，頑強無比的，在秀水河子戰鬥時，他率領的突擊小組，一連奪下敵人三個村子，解決了敵人一個營的主力，他的眼睛被打瞎了，仍不退下陣地，繼續和敵人搏鬥，其英勇其敏捷，值得學習，茲將他的戰鬥經過介紹於下：

當總攻擊令到達一連以後，丁指導員有力的戰鬥鼓動，馬上激起了全連百倍高漲的殺敵熱情，當他提出來自告奮勇，組織突擊組的時候，颯的一聲，全連拳頭都舉了起來，但是舉得最高舉得最快的不是別人，而是一班副張文祥同志，他第一個舉起手，他高聲喊着：『我要參加突擊組！』但當他看到全連的手都舉起來，他不放心了，他唯恐沒有他，他偷偷的把指導員拉到一旁說：『我一定要參加！』

突擊的任務，終於交給了一班，張文祥便是突擊班的第一突擊組。張文祥高興了，於是很有興奮的開始了小組動員，他教給組員怎樣打？怎樣運用三三制戰術？他說：『這次戰鬥是我們來東北的第一砲，我們要保持我們的戰鬥傳統！』組員們也用同樣的興奮和熱情回答了他。

九點半鐘，秀水河子的血戰開始了。

無恥的頑敵，仗着他的美國裝備，便驕傲起來，他那裏知道對面的民主聯軍却是『鐵的紅四團』

(×旅的前身)！更不知道，從山頭上衝下來的正是南昌暴動出來的第一連！二十年前「他就是猛打猛衝，像鋼鐵一般，」二十年後的今天，老一連的第一班第一組，就在張文祥的率領下，按照三三制戰術的原則衝下來了，張班副始終跑在全組的最前頭，勇猛像一隻虎，敏捷像一隻鷹，機槍、大砲響的再緊，他不管，也不怕，只顧向前，一陣手榴彈過後，一個、兩個、三個村子都被他拿下來了。

當突擊班最後解決敵人一個營的主力，將要接近秀水河子的時候，敵人的照明彈劃破了黑夜的長空，突擊班就在不利的地形下臥倒了，頑敵集中了猛烈的砲火，向着他們打來……。

「同志們！準備前進！」張文祥同志大喊一聲正要爬起來衝鋒的時候，全班人都不動了，當他喊了幾聲無人響應的時候，他才發現全班人都已經犧牲了。他睜大眼睛，望了望倒在血泊中的戰友，悲哀馬上變成了對敵人的憤恨，復仇的怒火，燃燒着他的心。於是，他左手拿起步槍，右手舉起炸彈，向着敵人衝去，他連打了兩顆手榴彈，敵人向後退了，他緊跟着衝到壕裏，這時他碰到了排長，他發狂似的向排長說：「排長：我們一個班打光了！我也不活啦，我非和他拚不行！我要替全班報仇！你給我任務吧！」排長王邦舉很沉着的說：「好，你跟我走！」在路上，有好幾次，張文祥把刺刀上好，想衝到最前面，但都被排長阻止了，因為我們的後續部隊還沒有跟上，不應該冒險孤軍深入。突然，一顆炸彈打過來，張文祥倒下了，排長小聲的喊：「張文祥！張文祥！」他沒有回答，排長心想：張文祥也完了，一班整個的完了，排長感到一陣心酸。

……十分鐘過後，猛然的，張文祥骨碌一聲，從地上跳起來，滿臉是血，他好像不知道疼痛，一面用手摸着流血的左眼，一面自言自語的說：「完啦！完啦！眼睛啦！」於是，他更氣憤了：「媽的個屁，我反正不活啦！他打死我全班，又把我的眼打瞎，我非和他拚不可！」他隨手打了一顆手榴

彈，馬上拿起槍來又要衝，鮮血不停的向外流着。

排長看他負傷過重，不要他去，他堅決的表示：『排長！不要緊，我還有一隻眼睛，反正我這次和他拚死算啦！』當他正在和排長爭着，指導員上來了，看到張文祥成了血人，像發瘋似的還要衝，命令他下去，他不肯，沒辦法，就分配他看守剛繳來的大砲，他總算不高興的接受了這個任務。直到戰鬥結束，他才和砲一同到後方去了。

(王曉旭)

完 成 任 務

虞 丹

十三日的下午三點鐘，我三營八連接到了自衛戰爭的任務，消滅秀水河子的侵犯者——連長張文祥，二十七歲的年青人，曾在羣英大會上，被千萬人的手臂舉起，選爲一等戰鬥英雄。這次他一接受了任務，立刻召集全連開動員大會。大會上他首先表示了決心，把身上的公款和自己的錢，手錶等一併交給公家，當場宣誓：『不完成任務，不活着回來的！』戰士們一下子就被鼓起了決心，火般的情緒燃燒着了。每個緊張的臉充溢着一股沸騰的熱血，紅紅的，激昂而豪壯。他們有的把錢交了公，有的把節省的新襯衣交了公，有的把供給證也交了公。堅定的回答他們的連長：『願跟着連長去！』

當夜八點鐘開始出動。塞外的冬夜是凍人的，但他們沒有覺得冷；塞外的風砂是迷眼的，但他們眼睛張得挺大，他們輕視這些，打！只有打才能消滅瘋狂的敵人。戰士們自動報名，組織了三個爆炸組，擔任第一步的戰鬥工作。炸毀敵陣的礮堡和圍牆。後面緊接着突擊隊，由他們的連長率領向離

十八里地的王家窩舖前進。

淡淡的月光照見了前面敵人陣地的土圍牆。爆炸組首先摸索進了村莊，發現敵人已被砲火嚇跑了，莊裏不再有敵踪，連長就召集全體在通往秀水河子北嶺的大橋下宣佈了新的組織，並且警惕大家說：『現在我們雖然已進了村莊，但是沒有消滅敵人，沒有完成任務！我們要繼續前進。』

爆炸組交上了炸藥領取步槍，配合其他各隊，分三排三路同時向敵人盤據的山上作第一次衝鋒。指揮員給八連命令，要控制山頭，控制要點。在敵人一個營的火力下，連長領導着猛打猛衝，四班長劉德根一衝衝到敵人跟前，與敵人爭奪一挺衝鋒機，他機敏地避過了敵人的一顆子彈，第二槍就擊斃了敵人，拿下了衝鋒機，在第一次的衝鋒中，八連就佔領了北嶺陣地。

由於對敵人的兵力集中地沒有詳細的了解，接着第一次的衝鋒，敵人來了一次反衝鋒，八連被壓下了三十米遠。

但，緊接着敵人第一次的反衝鋒，八連又發動了第二次衝鋒。連長率領二排說：『同志們，衝上去，打毀他們的工事。』他跑在第一個勇士的前面，一口氣衝進了敵人的第三道工事。敵人的砲火連天，集中火力向他們這個方向射擊，連長命令二排隱蔽，自己却出來偵察敵情。在保衛東北人民，打擊反動派進攻的戰爭中，他似乎已忘却了自己是有生命的一個，但是他却像母親愛護兒子般愛護戰士們的生命。這次魔王的子彈打中了英雄的咽喉，第十五次負傷結果了他的生命。臨死前他還說：『沒有關係，往前衝！』可是鮮血的奔流帶走了心的跳動。

戰士們聽到了連長犧牲了，就好像聽到了大哥的喪亡，最痛心是即使拿自己的生命也再不能換取連長的復活，不可挽回的損失刺痛了他們的心，每一塊肌肉，每一條青筋都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他

們沒有眼淚，怒火燒紅了他們的眼睛，他們要幹，爲連長報仇，和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副連長站在死去的連長身邊，向全連高喊：『剩下一個打一個，剩下一彈打一彈，』隊伍火般地向衝。

戰士毛成志在自己的機槍壞了的時候，自動參加炊事員班搶救傷員，指導員教他去休息，他說：『別人流血，我不休息。』

敵人連續了二個鐘頭轟擊，排砲，六〇砲，火箭砲……轟得煙飛塵舞，分不出天地，但陣地始終屹立着。

激戰了一夜，八連經過八次衝鋒，在友隣部隊的配合下，起了骨幹作用，第二天破曉時包圍了秀水河子。敵人殘餘持武器而逃，給擔任警戒的三團碰上，解除武裝。全部消滅敵人五個營，八連凱旋而歸，在歸途的步伐中，戰士們默念着戰鬥中犧牲的連長，他們默默地想：『俺算是給連長報了仇了！』

一九四六·五·

神砲手 相振士

王毓龍
劉顯德

勝利後，第一次保衛和平戰鬥，相振士的弟弟戰鬥英雄相振昌同志犧牲了。別人安慰他時，他回答說：『你別怕我難受，俺弟兄倆當兵，就準備爲人民流血犧牲。他死了，我只有點感覺，就是死的太早，沒有爲黨出更大的力，這個責任得要我多負點，我要在今後的戰鬥中表現。』從此以後，他的戰鬥更勇敢更出色了。

秀水河子殲滅戰，他和副班長提出比賽，在敵人兩挺重機槍的密集火力下，他抗着一挺九九式機槍，一直衝到敵人重機槍側前方，相離二十米遠的敵堡前面，沉着的向敵射擊，結果有力的配合了攻奪山頭的部隊。

但當他把反衝鋒的敵人擊退後，連主力轉移了陣地，他們一個組失了聯絡，他對另外兩個戰士說：『八路軍打夜戰和喝涼水一樣（最有把握的意思），不要怕，再打一百發子彈就去找連的主力！』於是他又一次擊潰敵人的反衝鋒，配合八連鞏固了佔領地；自己也找到了連的主力。

馬家店戰鬥，衝鋒路程八百餘米，他緊緊跟着步兵，端着機槍，邊跑邊打，掩護步兵奪下敵人前沿陣地。佔領陣地後，他提醒連長敵人可能反衝鋒，連長叫他趕快掩護，他答應說：『保險沒差！』可是誰也不知道他的子彈在八百米衝鋒打光了。這時他偷偷向通訊員借了子彈掩護部隊順利拿下了村莊。最後借的子彈又打光了，他拿着手榴彈隨着步兵突擊，大聲叫喊着：『同志們！趕快衝呀！』

興隆泉戰鬥前，他和全排同志說：『咱三排一定要打出個名堂來，我的機槍保險能好好配合你們動作！』投入戰鬥後，他抗着機槍，跟着突擊班，衝到敵人兩挺重機槍的火力前面，把敵人火力壓倒後，突擊班便衝垮了敵人，後來敵人發動反衝鋒，突擊班被敵人的火力壓得抬不起頭來，這時他大聲喊道：『同志們沉着些！我把他打回去！』接着他的機槍開火了，一直把敵人打了回去，掩護了突擊班安全的轉移了陣地。這時他們側翼發見了一部隊伍，誰也弄不清是敵人我們，他便將機槍交給了副射手，說道：『你掌握住這挺機槍，我去聯絡一下，若是我們的部隊，那就不用說了，若是敵人，那你就連敵人和我一地打！』五分鐘後，他勝利的與自己部隊取上了聯繫。

相振士把情況告訴了那位連長，共同擬定攻擊村落的計劃，結果這計劃也勝利的實現了。當剛一

進莊子時，敵人丟的東西極多，相振士警覺的建議他的連長說：『連長，別管這些東西，快準備打敵人的反衝鋒！』果然，敵人反衝鋒被他們有準備的打回去了。

金山堡戰鬪，他擔任副班長，戰前對大家進行了有力的鼓勵工作，戰後他又捉到一個敵人，繳了一枝步槍。

四平戰鬪，他在砲火和霧中，發揮了他的射擊特長，並有力的鼓勵大家，打死了無數的敵人，後來他和連長同時負了傷，他自到綁帶所上好藥後，又回來對連長說：『連長！咱倆看誰堅持的時間長，你在西頭，我在東頭，一定搞好情緒！』連長說：『好！』二人果然比賽起來，全連士氣極高，連續打退五百頑敵四次猛撲，斃傷二百餘衆。結果他們獲得了勝利。

相振士的特點是射擊準確，勇敢沉着，要掩護那裏，就掩護那裏；要封鎖那裏，就封鎖那裏。特別能手砲，打的雖不能說百發百中，也可以說百發九十九中，尤其是他每次用手砲將敵人打垮後，馬上將手砲交給別人，隨着突擊部隊衝鋒，差不多每次衝鋒都有繳獲。他經常說：『寧死陣前，不死陣後！』同時，他還善於鼓勵別人，經常起帶頭模範作用給全連影響極大。因此，他不但英勇果敢，爲黨爲人民犧牲決心大，而且把握了林總的戰術原則：『勇猛就是勝利，勇猛和技術，和羣衆結合更是勝利！』此外他還能及時幫助指揮員指揮部隊，並願到最危險的地方擔負艱巨任務。因此，他不僅是一個很好的機槍手與小砲手，而且在必要的時候，他又是一個勇敢大膽靈活的通訊員，英勇頑強的突擊隊員。

和敵人對了面，就要猛打猛衝！

戰鬪英雄張林生勇猛致勝

『這次戰鬪死了我也要得挺機槍！』張林生自己對自己下了死的動員。

衝鋒號剛吹響，他眼睛就紅了，他擔心機槍得不到手裏，上好刺刀就衝上去了。張林生這一猛衝，馬上就繳了三八式大蓋一枝，敵人的一挺機槍也不叫了，張林生又奪過來六五的歪把子。接着他就乘興鼓動全班：『這是咱們全班的光榮，前面還有重機槍！』一個剛參軍的新同志，腳上的凍瘡還沒有好，也被他鼓上了勁，一個衝鋒捉了兩個俘虜，得了兩支九九式。

戰鬪後，張林生光點了點重要的東西，就有子彈十五箱，兩挺機槍，俘虜兩個，汽油兩桶。張林生總結戰鬪經驗時說：『和敵人對了面就要猛打猛衝，下決心死並不一定死！』

（七師許震）

肥牛屯戰鬥

肥牛屯戰鬥中的一團四連

三次突擊三次勝利

戰鬥還沒有打響，四連在山脚下隱蔽集結，各個班排都在抓緊時機，討論怎樣完成任務，創造英雄模範。連長鄒光金在表示決心後，強調堅決完成任務，和五六連比賽，四連絕對不能落後。

頑軍的先頭部隊剛剛向友隣打響，四連的同志就像老鷹撲食似的勇猛衝下去。山下村庄的頑軍略一招架，回頭就跑了。同志們看清這個情況，大家都喊着：『敵人跑了，快衝啊！』九班的動作快，當時捉到兩個俘虜，繳到一支衝鋒槍。但是大部份頑軍已經跑上南山去。九班長朱崇柱率領九班在先頭，使頑軍沒有休息和組織部隊的機會。南山頭的頑軍也沒來得及展開兵力抵抗，陣地就被四連佔領了。可是就在這時，任變務更了，四連從和頑軍對峙中撤回來。連長組織火力掩護，八班長孫文秀親自掩護。

第二次突擊時，情況變化了。頑軍佔領了我們的東邊山嶺陣地，戰場上的形勢對我不利。四連接受了反擊任務，他們馬上整理組織，動員繼續完成任務。副政指孫守貞首先表示決心說：『一定完成任務』，他把銀錢、鋼筆都交給了上級。二排張傳新提出要和一三排比賽。戰士牛學青決定要給副連

長報仇（第一次出擊時副連長犧牲了）。

輕重機槍開火了。二三排都是突擊，他們採取兩面戰術，兩路衝下去。二排副覃作琴帶着四班長先衝上山頭，同頑軍拚了手榴彈。八班長孫文秀率領全班端着刺刀從右側同時衝上去，手榴彈也打響了。幾十個頑軍狼狽潰退了。孫文秀同志接過二排的機槍，一梭子打倒了四五個，接着就衝下去了。張傳新同志負傷了，排長要他下去，他說：『我死也和敵人拚。』李文才同志帶着幾個戰士衝下山溝去，回頭一看，連排主力沒有來，失掉連絡。以後遇到六連的隊伍，他動員大家聽六連的指揮，接着又向六連一排長說『排長，我們聽你指揮，叫我們到那裏我們就到那裏，堅決完成任務！』

這次突擊，奪回了陣地，改變了對峙形勢，擊潰了頑軍。

第三次突擊時，頑軍都集中在南山上。爲了不讓他們休息，繼續奪取南山。四連很高興的接受了突擊任務。

衝鋒號響了，四連像山洪一般的順着山溝衝下去。雪有一尺多深，同志們邁一步就是一個大深坑。英勇的戰士們，把大槍背上，手榴彈提在手裏，一手攀着小松樹枝，很快的往下溜；汗從頭流到身上，棉衣濕透了。幾個同志沒有傷而暈倒在雪窩裏。但這些困難，阻止不住勇士們的衝鋒精神，終于衝上大雪山。早已準備了的手榴彈拋上山頂，像排砲似的在山頂爆炸。頑軍綿羊似的馴服了。結果我們繳到一挺新白達靈輕機槍。李福勝同志追上一個頑軍官，手裏的駁殼槍張着大機頭，他勇敢機智的上去一手抓住，把大姆指填在機頭中間，使他不能發火。頑軍官也把他手中的步槍抓住了，兩個人拚命的爭奪十多分鐘。後來四班長曹玉坤同志趕到，才把頑軍官打死。

戰鬥後，四連選舉了廿一個英雄模範。在戰鬥檢討時，有的同志說：『再有戰鬥任務，非把最硬

的釘子碰碎不可！有的同志說：『一百多個人創造成爲戰鬥英雄。成爲英雄連隊。』

（齊玉發）

追到敵人繳槍爲止

天似亮不亮時，一股頑軍，約四五十個，從東北向西南竄逃。一排長王金德帶着一二班的九棵步槍追上去。到了堆棧，頑軍已跑到約有半里路的窪溝裏，他們打了一排槍，頑軍散亂了，他們隨即追上去。

追有一里路，看到頑軍後面有兩挺輕機槍，『今天不繳到機槍不回去！』王金德對跑在頭裏的兩個副班長大聲喊。

敵人跑，跑了，兩腿蹣跚着，一二班的同志他們也累極了，敵人丟了許多東西，有人想拾，排長說：『回來再拿，追敵人要緊。』

又追了二三里路，前面就是一道小河，（這時離本連已有五里遠，）頑軍過了河，他們也過了河。

河有屁股深，河邊的游沙淹沒到大腿，好容易才爬上岸，王鐵車第一個上去，跑在頭裏。

追到河邊，捉了兩個俘虜，繳了兩支步槍，一挺衝鋒式。這時尤士春的馬衝破了，他們便留他看槍看俘虜。

過去河跑有里半路，頑軍集中在一個坎裏，他們又打一排槍，頑軍跪下亂喊繳槍，王鐵車一個

人跑過去，排長連忙喊他『住下！』一面向後面故意大叫：『後面的人快上來呀！』一面叫頑軍丟下槍，離開攻塋站到一邊，這才上前收了槍，頑軍的連長帶了兩個人剛跑了一百米遠，見隊伍已繳槍，料想自己跑不脫，也只得回頭站下，放下槍。頑軍見他們只有九個人，光翻眼。

這下子，他個一共繳了五挺輕機，四挺衝鋒式，和二十多枝步槍，捉了四十個俘虜，裏面有一個連長和三個排長。

(廿四團林烟)

堅決勇敢的政指曹煒同志

一團一營二連指導員曹煒同志，今年二十三歲，過去曾經負過重傷，左臂不能轉動，是二等殘廢，他雖是政工人員，但在戰場上的堅決勇敢指揮沉著的作風，已是具有很充分的軍事人員的優良品質。

在肥牛屯戰鬥尚未激烈爆發前，曹政指親自找到營首長，提出三點保證：一，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完不成任務不回來；二，衝鋒在前，退却在後；三，戰時保證完成政治工作——鼓動戰士，慰問傷兵。

頑軍向我發起衝鋒時，曹政指首先帶着二排進入陣地，他沉着的告訴大家要鎮靜，手榴彈準備好，話剛說完，一羣頑軍已經衝到距他們八九米的防地了，這時曹政指帶領二排跳出了壕坑。一個反衝鋒衝上去，和頑軍展開了白刃肉搏，一個頑軍扛着一挺機槍向後跑，曹政指拿起卜殼槍將頑軍打

死，繳獲了一挺機槍。在和頑軍七八次的反衝鋒中，曹政指都是在砲彈煙火中穿來穿去，沉着指揮，並且鼓動大家：『同志們衝呀，敵人快要走了下坡路！』

這時，一個砲彈打來，炸傷了他的頭，鮮血從臉上流下來，連長李景云同志說：『指導員，你帶了花，下去吧！』他說：『沒關係，輕傷不下火線，不完成任務我決不回去！』戰士們聽到了指導員的話，更增加他們完成任務的決心，大家在曹政指的率領下，終於堅持到任務完成後才回來。

就在那一塊地方被二連殺傷的頑軍已有六七十個。

（一師供衛連王洪濤）

一師甘永法同志

三三制戰術打的好

甘永法同志是郟城連二排六班副班長，在上級提出學習三三制戰術時，他非常用心鑽研，領會了三三制戰術的基本精神——疏散快速躍進，並在肥牛屯戰鬥中實際靈活的運用了。

肥牛屯戰鬥因班長不在，六班遂由甘永法同志指揮，在全連向頑軍發起衝鋒時，他指揮全班在全連先頭以疏散的隊形快速的利用蔭蔽地勇猛的接近了敵人，以後因情況發展，對我極端不利，制高點爲頑軍控制，同時頑軍從側翼向我包圍過來，我方受敵三面火力之射擊，被迫後撤，當時六班擔任掩護，甘永法指揮全班沉着固守陣地，掩護全連，待連主力安全撤退後甘永法沉着而滑稽地向全班同志

說：「我是老兵，比你們多吃幾頓高粱米，同志們聽我的指揮：某兩個同志由這裏向那裏退到某處稍停一下，到某處往東拐直到某處集合等兩個同志，從這裏經……某兩個同志又從……撤退時注意，動作要快，若敵人打的急時，可以稍歇一下，若打的不急，就一直快跑。」待全班退完後，他自己才利用地形忽東忽西的退到班的集合地。

當我最後向頑軍實行總的反突擊時，甘永法指揮全班同樣的採用三三制的疏散隊形勇猛迅速的躍進，接近頑軍，奪取了敵人的最後一個陣地。另外，他在戰鬥中進攻在前退却在後完成了重要任務，由於他指揮靈活，全班沒有一個傷亡。戰後大家都說他三三制戰術運用得好今後打仗和他在一起，保險不吃虧。

(王映新)

大窪戰鬥

殲滅蔣軍八十七師

十五日晚上蔣軍七十一軍八十七師，執迷不悟，破壞和平，於四月十五日向我民主聯軍八面城以南至大窪一帶陣地進攻，我軍指戰員奮起自衛，將該敵包圍於金山堡、張家窩舖地區，激戰一夜，於十六日晨將其全部殲滅。該師副師長被我當場擊斃，我繳獲汽車八十餘輛，武器資材全部俘獲，數目正清查中。

（又訊）據前方補充公報宣佈，民主聯軍四月十六日，於大窪附近地區自衛戰，將逼近八面城之七十一軍八十七師全部殲滅之役中。共斃傷該師副師長以下官兵一千五百餘人，俘虜一千八百餘，繳獲輕重機槍一百三十五挺，步槍一千二百餘支，各種砲三十餘門，彈藥車一百三十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原載四月十九日東北日報）

決定金山堡戰鬥勝利的八連

馬瑞、清之

我團八連接受團營首長的命令後，即以兩個排的兵力突破敵人三道防綫，首先衝進八十七師師部

所在地金山堡，孤軍深入，三面受敵，敵軍以火箭砲及各種輕重火器掩護，反衝三次，企圖將該兩個排殲滅，但我八連同志沉着堅守陣地三小時，起了決定殲滅金山堡敵人的作用。

突破第一道防綫捉到一個活的

黑暗的天空穿着發光的子彈，狂風捲着泥沙，機槍，大砲，步槍，手榴彈奏着交響曲，敵人的火箭砲噴放着美麗的火花，作爲團第二梯隊的二營，從一營的已得陣地——園子窩舖，用着稀疏的畸形而前進了。

『那裏放槍就向那裏打，不要希望人家配合你，應以戰鬥進展去配合人家！』八連長王寶貴同志接受到這樣向金山堡前進的營的命令。

二排在連副朱成彪同志率領下，向左翼墳包上的敵人衝出去。雖然敵人兩挺機槍交叉的掃射，但阻止不了奮進的勇士，離工事卅米遠的時候，敵人沉不住氣，就丟下三個死屍，狼狽的逃走了。三排馬上佔領了敵人的工事，並抓着一個活的。在敵人工事裏，用火力追擊着敵人。

右翼的敵人還在向二排側擊，連長向王秀堂同志說：『一排長！上去吧！佔領樹林，繳下那三挺機槍，跟二排並行的打出去！』一排長迅速的把一排帶上去了，他說：『人家說美國機槍三條腿，這回我非繳他幾挺用不可！』

敵人在一陣手榴彈爆發聲中，又丟下了幾首死屍逃跑了，我們勝利的佔領了敵人的第一道防綫。

打擊敵人三次反衝鋒堅持陣地三小時

敵人向樹林，墳包一帶用砲轟擊着，發光的子彈一顆追一顆的飛過來，兩個排又並行的向水溝前

進了，誰也沒有害怕，只想怎樣多捉俘虜，多繳美國造。

二百多米遠的地上，鋪着敵人的死屍。『活該！死了還絆腳！』誰這樣罵着又跑過去了。背包，鋼盔，銅鍋……丟着滿地，誰也沒有管這些，只管往前衝，溝裏的敵人被打死十幾個，別的都吓溜了，我們又佔了第二道工事。

金山堡的房子在黑暗中已能看到模糊的影子，敵人的輕重火器都向水溝裏傾倒。照明彈一個接一個的在天空被風吹得搖盪着，它也給我們很大方便，使我們看清了前面的地形。

『衝進去！』連副想到連長的話就這樣命令着。

英勇的將士們，不顧一切的撲過去了。激烈的槍聲和炸彈聲混成一片，敵人的兩挺重機，十挺輕機，三面交着火力，像狂風暴雨一樣的捲過來。前面的同志被打倒了，後面的同志又從他們的身邊衝過去，八班到這房子跟前的時候，只剩下班長和一個同志了。但是我們終於勝利的突破了第三道防衛綫，佔領了一座房子。

統共已佔了三個房子了，兩個排只剩了十二三個人，敵人開始了反衝鋒，火箭砲的火團那麼大的飛過來，碰到牆上又變成小火花，房子被燒着了，手榴彈和機槍響得不分個，到處是煙火，眼睛都睜不開。敵人只隔着五六十米遠叫喊着，連衝三次都被手榴彈打回去了，我們始終是堅持着陣地。

敵人反衝鋒不成，想從煙火中向右邊逃，二班長聽到響動，便瞄準方向，用機槍放了幾下，就聽不到動靜了。

東方發白了，一三連增援上來，主力也從東面打過來，被包圍的敵人，完全繳槍了。

爲老百姓而死

去。

指導員王松南同志本來跟在二排後面，因爲前方打得非常猛烈，他一再要求營首長允許他到前面去。

他到了二排，聽到被火箭砲打燒了的房子裏有老百姓悲慘的喊着『救命！』松南同志想：『我們是爲了老百姓，怎麼能見死不救？』雖然這時戰鬥正在激烈，敵人距離卅幾米，一挺機槍還對着巷口，他就叫了兩個戰士一同去搭救，等把老百姓將從火中救出來，他便被機槍打倒了，接着又是一個炸彈，指導員王松南就這樣負重傷犧牲了。

負傷也不下火線

一排長王秀堂同志在爭奪房子的時候掛彩了，連長連傳三次要他下來，他堅決的不肯。最後強迫把他架下來，他還說：『我還沒有得到美國機槍呢！』

美國造別給別人呀

二排在排付領導下，作突擊的先鋒，二班長蘇太同志，帶着一個組總是在最前面。當二班打到房子跟前，後面還有未解決的敵人，爲了解除後顧之憂，二排長就跳下來繳槍，不幸被側翼的敵人打傷了，五班長攆他下來的時候，他還惡狠狠的說：『我的美國造不要發給別人呀！要留着給我，除了我死在敵人的手裏。』

機槍口下救彩號

當一排打到敵人跟前不到十米的時候，火烟衝天，槍彈如雨，一個同志掛彩了，無法救護，二班付呂本洲爬過去，把彩號擡在身上又爬回來，再回到自己的陣地上。衛生員施九昌同志也是跟着二排上去的，他雖然自己也負了傷，但還幫助包紮，不但救護本連的，幾連的上他都救護。

一支號繳獲兩支槍

號兵王繼泰同志把二排的一個彩號送下來，傍邊就打來機槍。他想：「這裏還會有敵人麼？」他很快的把彩號送回，就走向打槍的地方，他要看看究竟是誰打槍，如果是自己人，至少要罵他兩句。但是當他走過去的時候有一個人端着槍就向他刺過來，他急得沒法，只有用號擡過了刺刀，把槍抓着再用號打着敵人，這敵人見他兇猛，丟下槍就跑，他接着就追。但是傍邊，有一個敵人，已經向他開槍，他放棄了前一個人，便跑回來，敵人放了五槍都沒有打中他，回來叫了兩個通訊員又去了，結果就繳了兩支步槍，捉到三個俘虜。

我們只要武器不要錢和錶

馬德凱同志捉到兩個俘虜，在搜武器的時候，俘虜有點害怕，馬同志說：「不要怕！我們民主聯軍不殺俘虜，而且還優待你們，願意在這幹，就幹，不願幹就送你們回家。」又說：「我們的官和兵都是一樣，不像你們當兵的不是挨罵就是挨打」。這兩個俘虜都愉快起來，一個俘虜說：「我身上帶

着二百塊錢和一塊手錶你留下吧？」馬德凱有了着，原封不動的歸還他說：「我們民主聯軍不搜俘虜的腰包，要的只是武器，這東西你收起來好了。」

新同志帶病參戰

洮南參加的新同志，因為腳受傷了，不能走路，連裏叫他下去，他說：我當兵就爲了人民來打仗，爲什麼不讓我去呢？別人對他解釋說：「你腿傷了，跑不動。」他笑着說：「我跑死也去。」最後他終於同樣的也打到金山堡房子跟前，被敵人炸彈打倒而光榮的負傷了。

勇敢就是戰術，就能勝利！

——二十九團達子窩棚攻擊戰光榮成果

金山堡戰鬥打響的當天半夜，上級命令到了：「二營由準備隊任務，改爲後達子窩棚攻擊任務」，光榮的主攻任務被放在四連身上。

一營與二十二團的一部在西南面配合，一營從後達子窩棚的北面進攻。四連接受了任務，以靜肅機敏的動作前進，一直進到離牙子百把米遠地方，才被敵人發現，敵人槍一響，好像是我們的戰鬥口令一樣，擔任主攻的四連二排，馬上疏散成「三三制」隊形，四班在最前面，半步都沒有停，一直向牙子沖去。在離牙子不遠的路口上，頑敵的一挺重機槍還沒有來得及張咀就被趕了回去。在離牙子三

四米達遠的一棵樹底下，敵人有一個戰鬥小組（三個人）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忽然來了這些兵將，吓的槍都不敢放，隱蔽在樹下，四班的同志動作太猛，早衝到圩子跟前，把他們丟在後邊，後來連長上來，才把這三個傢伙卸下了槍。

一到圩子跟前，手榴彈的爆炸，伴隨着『衝呀』，『殺呀』的喊叫，緊接着就是迅速勇猛的扒牆頭，再加上隊形疏散，四處喊打，敵人摸不清我們有多少人，守備第一道院子的敵軍一個排，給二排連打帶吓的驅逐到第二道院子去。

接着就向第二道院子衝鋒，衝過一道鹿柴，三道工事，以手榴彈和刺刀，把潰退到第二道院子裏的敵軍也趕出了。

四連完全佔領了後達子窩棚，前後不過十來分鐘，敵軍被俘三個，死了三個，雖然重機槍、輕機槍、美國步槍、人頭彈打得不分個兒，但連二排同志的一根毫毛也沒碰上。

那時五、六連還沒有來得及趕上，於是連的命令，叫二、三排繼續追擊，向東南小山包上的獨立圩子（小達子窩棚）進攻，他們就從山坡下的水塘裏向山包上衝去，敵軍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直向水塘裏掃射，側翼兄弟部隊的子彈也掉在這裏，二、三排把隊伍疏散得稀稀地，不顧死活地向山坡上衝去，衝破了敵軍山頭陣地，一直向小達子窩棚前進。

一排避開了敵人的火力網，從南北大道上直進小達子窩棚。

敵人都被趕到院子裏了，一陣猛烈的手榴彈，把院子裏的敵人打得能跑的都溜走了，院子裏丟下十一個死的和半死的，屋子裏的還沒有來得及出屋，就給二排迎頭堵住，加上我軍喊話，十四個人槍成了我們的戰利品。解決了敵人以後，三排又繼續追擊，直到營的命令叫四連在莊上集合，他們才帶

着五支美國步槍和三個活的回來。

營的命令要四連繼續向敵人師部進攻，連裏接受了任務。命令三班在最前面。三班長帶了七個同志前進，走不多遠，前面四十來米遠處有人問：「誰個？」三班長一聽是蠻子腔，估計是敵人，馬上手一擺，隊伍疏散開，一直跑到敵人跟前，又三面合攏來，把三個蔣軍包圍住，谷標動作快，上去就卸了他們的槍，忙問：「快說！你們人在那裏？」俘虜吓出實話來了：「樹林子裏和後面溝裏都是我們人。」

班長派史東月同志到前面去。剛走幾步，前面的機槍就掃過來，他端起步槍，邊走邊打，自己掩護自己前進。走不幾十米達，發現前面有敵人工事，可是自己子彈炸彈都打光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刺刀，拐了一彎，蹣手蹣腳地從左側衝到敵人跟前，把槍一丟，展開兩只大臂，不知那裏來的那股勁兒，把這三個敵人全推滾在工事裏。馬上，他就拾起刺刀來刺，第一個傢伙挨了一刺刀。史東月同志剛要走，「撲！」那些傢伙丟下的被包把它絆了一交，真巧，他正躺在一挺美國機槍身上，他喜得心發癢，一咕嚕爬起來，把機槍抱到排長跟前。

馬上的大喊：「三排的同志快向南面溝裏的敵人衝去！」於是一排向東，三排向南，展開了猛烈的進攻，把敵人切成兩段。

一排長抱着剛從蔣軍手裏奪過來的機槍，向溝裏打去，七班副王正華帶了兩個同志，一傢伙就衝到溝中間，乖乖，溝裏盡是烏溜溜地一堆堆的人，鋼盔在月光下閃着光，七班這三個同志，掏出炸彈就向堆裏擲，打得兩邊叫親娘。可惜，我們人太少了，七班副和王仲華當場掛了彩，只剩下周白雲同志，敵人圍上來要他繳槍，幸虧七班和九班的同志都趕到了，范標看見敵人一挺機槍冒火圈，同我們

的機槍對打，他就側面繞到敵人機槍跟前，正當敵人換梭子的時候，一把就把機槍撈過來。

七班和九班端着刺刀在這一百多個敵人窩裏衝直撞，溝裏打亂了，幾乎分不清敵我，大傻子王連仲，一把撈住一挺機槍，問：「你是那部份？」「是師部的。」大傻子認爲是自己人，就鬆了手，一看不對，衣服穿的不像自己人，馬上搶前一步，大喊：「師部的機槍我也要！」重新奪過了那挺機槍。

天快亮了，敵人有的在哀叫：「呀！肚子打壞了！」「腿打斷了！」……有的把槍壓在身底下，聽「天」留命，溝裏一堆堆的也分不出死的活的。

「繳槍不殺！打內戰不是你們的罪，活的都站起來，跟我們走！優待你們！」有些同志唯恐他們不相信，發誓咒的喊：「你們繳了槍，誰個殺你們不是娘養的！」於是死人堆爬出活人來，數了一數，活的站起來的有五六十，躺着的七八十。

戰鬥勝利結束了，四連同志扛着四挺美國機槍，兩挺衝鋒機，六七十條美國步槍，帶着五十多俘虜，忘記了一天一夜的疲勞，走下戰場，笑容滿面地撥弄着自己繳獲的武器。

這次戰鬥，四連僅傷亡七個同志，換來的却是二十多倍的重大的勝利。

戰鬥下來，連長把「一點兩面」及「三三制」戰術從通訊員的掛包裏掏出來，自己保存得好好的，比自己的生命還愛護，他說：「這次打仗全靠了這，不然的話，光在小達子窩棚的山坡上，起碼要化一個排的傷亡。」

在採訪的座談會上，奪機槍的范標同志說：「三三制」戰術就是勇敢，隊形疏散，動作迅速。敵人包圍消滅，就是不消滅，保管也要吓跑！

傷亡！」

四連同志從勝利當中，深刻地體驗到：「勇敢就是戰術！」「勇敢就能勝利！」「勇敢就能減少

金山堡戰役中的廿九團第三連

消滅了孛子窩棚蔣軍以後，我們繼續向金山堡推進。五連走在全營的最前面。任務是切斷金山堡西面的南北溝，向南發展，配合由南頭向北打的六連，消滅這道溝中的頑軍。五連三班在排長李永前的率領下，一面搜索，一面迅速前進，在離溝五六十米遠地方，捉到三個蔣軍散兵，從他們口中得知金山堡住的是蔣軍師部，溝裏有蔣軍。

隊伍還沒來得及佈置，蔣軍就發覺了。在我們運動的這條路上，蔣軍展開了火力，機關槍像颶風一樣，曳光彈滿地飛舞，壓制了我們的前進。前面的一排長李永前和三班副葛高富（三班長已負傷了）一點也不猶豫，很靈活的指揮三班從北面衝上去，避開了機槍火力封鎖的那條路。三班戰鬥組長史東月帶了一個組，一直到離蔣軍十來步遠的地方，蔣軍還沒發覺，還在一個勁向那條路上掃射。史東月第一個炸彈打在蔣軍工事裏，接着全組也隨着炸彈撲上去，工事裏的蔣軍，除了炸死以外，剩下三個人扛着一挺機槍剛想跑，叫史東月的刺刀攔死一個，推倒了兩個，一挺加拿大式的輕機槍拿過來了。

就在這時，一排長李永前也趕到了，他一瞧，這道向南的溝裡，擁滿了蔣軍，而且他們還佔領了工事的東面向我們開火。他急了，一面指揮三班迅速向東衝，一面又用新得來的機槍，向溝裏射擊。

剛好，三排七班也跟上來了，他叫七班快衝，七班的全體同志就在班副王振華的後面，分開兩個組，以極快的步子衝過去，

這個溝比較寬，溝底下還挖一道比較深的小溝，還有些小樹，他們順着溝坡上一直向南衝，不知道小溝裏還有蔣軍，而蔣軍也沒想到我們會從北面機槍工事方向打過來，直到我們離那挺機槍很近時，溝下才有人問：「你們是誰？」「二十九團！」敵人慌亂的叫喚：「繳槍繳槍！」接着就包圍上來，要繳我們這個小組的槍。我們八個勇士，將手榴彈的油綫拉斷，向密集的人叢裏丟去，「轟轟轟」，十幾個炸彈，在敵我混淆的人叢中爆炸了，一百多個蔣軍，除南邊跑了不到十個人外，有三十個蔣軍在勇士面前放下武器，另外有近六十個炸傷了，機槍步槍橫七豎八的躺在溝裏。

這時，三排長帶着九班，（實際只有一個組，在七班後面，也碰上了溝裏的蔣軍，徐邦甫一個人從溝上跳到溝下，衝倒了兩個拿衝鋒機的，沖鋒機都變成了我們的。九班副邱士善，一把刺刀對付敵人三把刺刀，最後終於取得了勝利。敵二六團的第五連，在我們三個組勇士的面前，全部被殲滅。

在三排七班解決敵人的同時，一排長李永前端着新得來的機關槍，掩護三班繼續向東追過去。葛高富的一個組衝在最前面，有兩個排的蔣軍叫他一個組追得頭也不敢回。這時第二道工事裏的蔣軍火力又壓過來，離溝才三十多米遠。機動靈活的三班，迅速的躲開了正面，從蔣軍的南邊衝到這一道工事的東邊，拐過頭向北衝過來，刺刀手榴彈從敵人的屁股後面打上去，蔣軍一個排慌得扛上機槍就跑，並且還扔出幾個炸彈做掩護。

三班見了機槍更有勁了，他們從蔣軍炸彈煙中衝過去，谷標同志第一個衝上去，他不怕蔣軍多，緊追慢追，終於把蔣軍的機槍追下來。

戰鬥結束了，我們只負傷一個（輕傷不在內）。蔣軍呢？一個連被殲滅（五十多個死傷在溝裏，十三個死在溝上，三十五個當了俘虜），兩個排被打的差不多完了，丟下四挺新式機槍，五十多支美造步槍，還有兩個衝鋒機槍，子彈砲彈多得很。

取得這一戰鬥勝利的原因：

（一）動作好：在運動中，他們非常肅靜，在蔣軍五十米遠的地方，捉俘虜了解情況，蔣軍沒發覺，衝鋒時非常迅速，比如史東月那個組奪取敵人機槍陣地時，跟着手榴彈就衝進去，追擊蔣軍時，不讓他們還手，一個組就追垮敵人兩個排，七班向大溝衝鋒時，直衝到蔣軍面前，蔣軍才發覺。其次在衝鋒中，他們小組的動作好，比如三班在衝鋒時很疏散，衝到蔣軍機槍工事前就靠攏來，七班衝到蔣軍當中，小組沒分散，仍然四個人在一起。

（二）勇敢，頑強，毫不顧計自己傷亡。如三班史東月，自己炸彈剛一離手，就跟着衝上去，蔣軍被他按倒了兩個，擱死了一個。三班副葛高宮帶一個組追垮蔣軍兩個排，打死十多個，毫不因人少而不敢追。七班副王振華所帶的那個組，張得勝，王連科范標等同志衝入蔣軍高裏，蔣軍要繳他們的槍，他們毫不猶豫的抽斷炸彈油綫，炸死敵人，不顧計自己的犧牲。如果稍一猶豫，就會被敵人消滅了，這種堅決勇敢的精神，是取得勝利的決定條件。

（三）指揮靈活，三班開始在敵人正面，因為火力封鎖，衝不上去，改從敵人後側衝上去，從北面向南衝，奪取了機槍。衝敵人第二道工事時，他們又從敵人的左側衝過去，從南面向北打。七班向大溝敵人衝鋒，也不是從正面，而是從一排打開的缺口衝過去，迷惑了敵人。另外，一排長李永前看到溝裏有敵人，馬上命令三排七班衝鋒，使敵人沒還過手來。

這三個原因，我們認為頑強和特殊的勇敢是勝利的主要原因。我們傷亡小，主要是衝鋒時隊形不擁擠，指揮上靈活的避開正面。

戰鬥小故事

歐 楊

我向大家報告幾件在金山堡殲滅國民黨八七師的戰鬥故事。這故事是出在一師二團三連三排裏。

猛追英雄

八班一傢伙衝上去，敵人扭頭就跑，跑得真快。一追！大家追下去了。這是一個長途賽跑，誰的腿快，誰就能勝利。

敵人一陣抱頭鼠竄，八班都掉隊了，可是三十多歲的戰鬥組長張玉奮沒掉隊，他喘得很厲害，但他聽見敵人喘得更厲害。「非追上不可！」他加勁追下去，離那七八個傢伙還有幾米遠時，前面有個豬圈，張玉奮知道如果讓敵人一停頓，就會依仗着豬圈抗擊他，於是他的智謀來了，轟隆一聲，一個手榴彈，在蔣軍身邊爆炸，趁着烟火撲過去，於是三個蔣軍三支步槍都成了他的勝利品。

孤胆勇士

金山堡戰鬥後，大家很欽佩老戰士姚山，因為他曾一個人繳了七支步槍，一挺輕機槍，還捉了六個俘虜，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姚山這個班要繼續追擊敵人，黑夜裏他們不知道往那兒去，班長叫姚山搜索一間房子，姚山會看見有幾個蔣軍鑽到屋裏去，他先喊：「繳槍吧，不打也不殺！」姚山喊完

回頭一看，全班人都沒跟上。這時轟隆一棵手榴彈打了過來，猛地有四個蔣軍站了起來，姚山一抖胆，挨了上去，一亮了刺刀，首先一個大個子蔣軍就遞過來步槍，接着機槍也繳了，一個蔣軍還拿着手榴彈，姚山給他拿下來後才放了心，大喊：「七班快上來，敵人繳槍啦！」

還打嗎？

在一班攻擊目標的右側，還有一座房子，指揮員斷定這房子裏有敵人，就叫一班去搜索解決。

一班的同志都在一座牆房跟向房裏喊話，但是敵人沒有很快地投降。

新戰士唐西明偷偷繞到屋後邊去，發現了一個後門，他先從門縫望望，裏面漆黑，什麼音響也沒有，只能聽見似乎是很多人，在壓制着的喘息聲。他捺進去個手榴彈爆炸了，屋裏騷動起來。「噠噠……」從屋內打出一梭子輕機槍，從火光中他看清了打機槍的蔣軍，他躡手躡腳地挨上去，一伸手卡住脖子，「還打嗎？」

於是一個班的蔣軍就被一班連人帶槍活捉了。

秀水河解放的周雲大窪戰鬥後被選為模範

周雲同志，是秀水河戰鬥放下武器過來的一個蔣軍戰士，可是這次大窪戰鬥，就被選為戰鬥模範。

他是被國民黨所抓的壯丁，也親眼看見過國民黨欺侮老百姓。他親身嘗過國民黨軍官打罵侮辱的滋味，他痛恨他們，他說：「再打反動派時，非打死幾個穿大耳褲子的出口氣不可！」

這次打仗，他衝鋒跑到最前頭。他要繳機槍，在奪取一個院落的時候，排長說：『七班快追呀！裏面有機槍！』他沒等班長分配就說：『我去！他端着刺刀衝進去，迎面一個頑強的蔣軍要和他拚刺刀，他說：『老鄉繳槍吧！我也是中央軍，是十三軍的，秀水河子俘虜來的，』

蔣軍一聽他的口音便問。『你是那裏人？』

他答：『我是四川。』

於是蔣軍便把上了頂門火的美式步槍繳給了他。

追擊的時候，他又跑到最前頭。

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到蔣軍是可以爭取的，因為他們大都是被抓來的壯丁，他們家裏都是貧苦人，他們是被迫被騙來打內戰的。只要我們耐心教育，使他們了解了我們的政策和爲誰當兵，他們不但可以到我們這邊來，而且會成爲我們很好的戰友和同志。

打仗要勇猛

一師一團七連三班一共有七位同志（四個老的，一個肥牛屯戰鬥解放來的，兩個四團編來的），用的一律是帶刺刀的大蓋槍，

在金山堡戰鬥前，班長張德寬說：『打仗動作要猛，蔣軍最怕我們的刺刀手榴彈，大家要準備好！』他下定了不怕犧牲的決心，指定了代理人，並決定帶第一組，戰鬥組長王書田率領第二組，副班長張樹華機動。

開始向秦家窩壩進攻時，全班用三三制疏散隊形，迅速進到了衝鋒出發地，離蔣軍才五十米遠。

這時班長告訴大家：『刺刀手榴彈弄好，準備衝！』他首先帶着一組衝上去，衝到村邊，投了廿多個手榴彈，全班隨着煙就衝進了莊子。一個蔣軍剛爬出工事想逃命，被王書田一把拉住。他們完成佔領莊子的任務，全班沒有一個傷亡。

接着又進攻第二個莊子，班長向大家說：『要繼續完成任務，隊形要疏散，說衝就衝！』運動時二組在前，一組緊隨，離蔣軍四十米時，一陣手榴彈把蔣軍打退了。追進莊子，班長一槍打死一個企圖逃跑的蔣軍，王書田繳機槍身一個，步槍一支，這次完成任務，三班還沒有傷亡。

這時，蔣軍守房抵抗了，排長命令：『消滅屋裏的蔣軍！』他們勇猛衝進院子，堵住門口喊：『繳槍！八路軍不殺俘虜！』，蔣軍把槍都從窗口遞了出來。

四平保衛戰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劉白羽

激戰

記者整日穿行大平原，到達前方，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十五日了。

半年以來，在中國展開了光明與黑暗，摧殘人民與人民的自衛的鬪爭，在這驚天動地的十五日保衛四平街之戰果，寫下了人民最英雄的一頁。十五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鐵與血的爆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兇焰而來的美械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兩小時三千五百發砲彈（每分鐘二十五發）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住，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線頑強不屈，絲毫未動。它如同一塊石碣上寫「**守住！**」

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叉的一個十字口上，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公允的說，這裏不是什麼稀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二〇米高的高地，沒有樹林，面前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動派的軍隊從南面，西南，同時也從西北面的一部份同時向這個城攻擊。

砲聲，從三十里外就聽到了，戰士們匍匐在他們低矮的地堡裏頭，震聾耳朵，執行任務。

當他們第一次走下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一排排長向大家宣誓：

『我誓死堅守，死了也要把屍身擋着敵人。』

最嚴重、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由一個營擴大到一個團，這話成爲大家的話。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縝密的把它記錄下來，寫成信，寄給他們敬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那裏去。在春風和春雨的變幻之中，四平火線，日以繼夜是響成一片的砲火。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裏射擊，夜晚偶一間斷的時候，就修築起堡壘來。有一處防綫上，有一個地堡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裏面的右壁上寫着『射手正確瞄準』，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裏面是編有號碼鋪設草袋的彈藥手和射手的位置。我可以這樣相信，我們的戰士對於他的地堡，有着很深的情感。在一次激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二個人，——班長范金合和戰士王景春，他倆下了最大決心，班長說：『咱們倆在，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前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日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愛的陣地是那樣戀戀不捨了。

我想了解，我想找到一個答案。這英雄的來源在那裏？

前兩天，一個乾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蔽塵土的街路上，遇到一群從四平下來的擔架隊，我跟我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三馬路作皮匠的年青人談起來，他熱誠的告訴我：

『同志！國民黨進不來了，開頭說三天，不進來就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同志！』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樂觀來自這十五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爲什麼？』他簡單的回答：『飛機大砲把四平炸平，人家不動，也沒用呀！』他的話打動我，我不禁說得我覺得他太辛苦了的意思，他却不以爲然的打斷我：『同志們爲了誰呢？』

無窮力量的來源

四平的羣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這一點是鐵的事實。就在戰爭前夕，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十萬市民簽名要求和平，想送給瀋陽的執行小組，可是和平乞求無望了，他們聽說『胡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是他們寫信把民主聯軍找來的），他們沉默而堅毅的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掘起工事來了，這樣做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懸慮着：這樣的弟兄，頂得住猴子隊（他們管那些美軍服裝，戴毛帽子的新一軍叫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陣砲火排山倒海響來，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一道道劃着，記不下那緊密的砲聲。大家耽心着第一線，眼看着兩個通訊員往前跑，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一個電話從第一線打來，連長的口音：

『陣地很好，只傷一人，人在堡在，請首長放心！』

這時，老百姓笑得裂開了嘴。現在他們每天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

『我們聽着高興，你們打得好。』

一天夕陽西沉的時候，敵方火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百姓擁擠擠跑到區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爲我們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去慰問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選舉代表，他們走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裏伸出頭來說：『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了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裏，由於血流在一起，部隊和人民，在四平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裏，他們在院裏塌了地窟，晚間在窗上遮了黑布，不讓電燈光露出一絲。四平到今天為止：電燈、自來水，沒有一刻鐘的間斷，電線天天給砲火炸斷，市政府領導一部份工人，每天把它修好，日夜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大街上到處是沙袋堆的工事。

十五日以來，每天有個時間，反動派把砲口從火線轉向市區，轟擊市民。這下面是一個統計：

第一區，死二十四人，傷五五人，毀房十五間。第二區，死八人，傷三十二人，毀房十四間。第三區，死四人，傷十七人，四十家房屋被毀平。第四區，死十二人，傷二十六人，毀房一〇〇間。第五區，死七人，傷十三人，毀房五〇間。第六區，傷七人，毀房十四間。

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的火焰。

一個老年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送進醫院，晚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來看他，還帶了雞蛋，告訴他，他分到了十畝敵偽土地，這老年人說：

「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這不說，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看這一輩子總算看見好人了。」

市政府在戰爭中成爲人民的首腦和媒姆。市民房屋炸毀者，政府立刻調劑公共建築給他們，負傷者，政府送進醫院，每天三十五元（四平物價高粱米二元餘一斤）菜金，家庭生活困苦者發高粱，給砲火轟死者，政府買棺木入殮，掩埋，還撫恤家庭一〇〇〇元，一百斤高粱和一個長期撫恤證。現在爲了解決大家的菜，各區都組織了戰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蓄之鹽、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爲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贖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爭的城裏，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部隊看的油印報『戰爭四平』，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印

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有三千份。這些報都是一個人編。報紙由於老百姓不便在砲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縫裏而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幾夜不睡眠，他們興奮着，爲了一個總的任務，總的希望。——戰爭爲了人民，人民爲了戰爭，血在一齊搏動着。四平的人說：

『打吧！——讓他們看得見，進不來。』

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在我所訪問的俘虜當中，我發現他們喜歡說：『從什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什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工作部門裏開了個俘虜坐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

『抗戰開始，我爲了挽救國家危亡，我家裏相當富裕，是父母讓我當兵的去當兵嗎？不是，是我自己一腔熱血。沒想到現在如此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營長叫郭朝升，河南清化縣人，得了瘧疾，突然帶了滿頭汗珠站立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做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興奮得汗珠淋漓滿臉，握拳高呼：『擁護解放東北有功的八路軍！』激動得全場紛紛落淚。他的病沒有好，他誠摯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還不够，我願進一步了解，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戰爭需要行動的工夫，送他到後方醫院休養，他不願意，他說：『死也要跟着走。』經過解釋，他哭了，含着淚走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想過各種方法使他的士兵變得愚蠢。

新一軍是那樣自大、狂妄，搖搖擺擺到東北來。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是無法解決的，就是在戰

爭一接觸之後，他們無法再保存他們的欺騙，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為世界上沒任何地方有這樣「土匪」，他們不是反動派所宣傳的凶殘、狠惡，俘虜沒有遭到活埋或剝皮，而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十五天內，士兵的情緒在作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下降、動搖，一方面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秘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裏，開始在火線上悄悄聽着出自我們地堡的讀報紙的聲音。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他們無論官兵，每人得到香煙、路費。

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遭受了打擊，他們把二百多傷兵丟在陣地上沒人管，他們只有在地上哀呼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擔架抬到舖滿稻草的屋內，上藥、餵飯，兩天之後十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七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一切的造謠與誣衊在事實的真理面前，永遠只有一條路，就是毀滅、破產。

我四日乘火車回來，同車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一切。

四平街，英雄的人們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面。——當我從車箱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深深相信，四平街在爲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膛抵住火砲與毒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眼睛望着你，也會把力量集中向你。四平街不止爲了東北，也爲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鬭爭，光明的前途，在這重要的時間內向前發展着。

（五月五日，長春）

守衛在卜羅林

方 曙

四月廿六日上午八時，國民黨五十二軍一九五師從遙遠的熱河調來向卜羅林——民主聯軍的駐地進攻。

這是一個二十幾家的小屯子，依托在一個凸出的高地上，它們扼制着伸向四平公路。民主聯軍××團×連守衛着它。

敵軍向卜羅林進攻了，分三路撲來。十幾門大砲，集中向高地轟擊，機槍無目標的吼叫着。排砲猛烈的向土嶺射擊了。

連長王鳳山在前沿工事裏，檢查了火力的組織，向戰士們說：

『今天我們和九連比賽，第一，要守住陣地，第二要多打死敵人，……』

連長的話正說着，槍聲也正在響着。敵人不要命的衝上來了，機槍組長王保才可沒有一點慌亂，把機槍瞄準，打了一梭子彈打倒了十一個。

砲火越來越猛了，槍聲就同大年夜一樣的熱鬧。

忽然，王保才組長負傷了，但他咬着牙，叫旁人把彈片擠出來完了還是繼續打他的機槍。

『你下火線去吧！』連長說。

『沒關係，快拿子彈倒是真的，我們一定得守住陣地！』王保才平靜地瞭望前面。一邊回答連長。

三個敵人帶着一挺機槍又衝上來了，旁邊宮奉森眼快手快，兵兵兩搶，倒下了兩個敵人，還剩下一個敵人丟開機槍就跑。

不一會，敵人踏着死屍又來了，連長王鳳山向着新戰士說：

「沉住氣，不要緊！」

緊接着又向老戰士說：

「準備好炸彈，等他來近了就炸！」

正說話間，敵人從側面溝裏偷襲上來，

「傅品一，你守溝口！」連長又對新戰士吩咐。

「連長，你請放心，咱死也不退！」新戰士傅品一堅決地說。

天色漸漸黑下來，戰鬥已進行了一天，卜羅林依然屹立着。只是在敵人進攻的路線上多了瓜田一樣的死屍。

最後，敵人的官們發怒了，逼着士兵再作第四次衝鋒。結果，又是第四次的潰敗，死屍又多了好幾十。卜羅林依然還是屹立着。

壯烈神仙洞保衛戰

二十九團戰鬥通訊

四平街正東走三十里，是層層起伏的小山嶺地帶，其中較爲突出的三個烏森森的山峰，就是以少

敵衆的戰鬥英雄單常勝同志，以及他所領導的十一連三排，用無比的英勇所堅守的神仙洞。

這幾乎是個禿山，除了寸把高的野草和巨大的石頭之外，再沒有其他小樹等類東西。

挖工事，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

可是，任何一個稍有軍事常識的人到這裏一看，一定會說：『啊，這地方太重要了，無論如何不能丟掉！』

當時，情況是這樣的：中間和南面的兩個高山已爲敵人所強佔，祇剩北面的山頭是我們的。可是這個山頭已三面受敵，三排所佔的僅僅是東北角二十多米達的一個圓形山包，山下東西兩面的頑軍，已迂迴到山包以北，因此，敵人的砲火可從四面毫無阻礙的射擊我們。——然而，我們必需堅守。因爲，這一地的得失，將關係我整個的陣地的固守。因此，激烈殘酷的爭奪戰，就在十一連和九連三排，和繼英勇壯烈的演出了！

戰鬥開始不久，三排長被砲彈炸傷下去了，連部派一排副單常勝同志去三排指揮。

敵人慢慢向上運動。三排同志堅守的決心，正如單排付所告訴大家的：『我們一定要死守在這裏，如果敵人來了，我們走不脫，就自殺，決不當俘虜！反正一定要死守……因爲他們的意志是這樣堅決，行動是這樣英勇，迫使全副美械裝備的敵人，無可奈何的架起用人民血汗買來的美國大砲，瘋狂的轟擊着這些和平民主的保衛者。』

三排的兩架機槍在山頂上叫着，其他同志用步槍沉着射擊着，敵人的各種砲彈（重砲，火箭砲，迫擊砲，六〇砲）在這二十多米的山頭上不間斷的爆炸着，黑烟籠罩着整個山頭，沈行林的機槍被震翻了，七班長馬劍如在濃烟中看不見其他的同志，聽不到同志們的說話和動作聲，他以爲大家走

完了，於是走下山來，可是山下並沒有人，也看不出人們走過的痕迹，他急忙返上山來，找着了單排付問：『我們人呢？』『全都在呢！』其實單排付知道，這時一共祇剩下六個人了！

敵人距他們僅有五十米達左右，單排付指揮着機槍和步槍射擊，一連串射倒了七八個，但是敵人還在繼續往上衝，他又命令八班長和三班付上山頂去擲炸彈，他們上去摔了八個手榴彈，敵人的衝鋒被打垮了，緊接着又是猛烈的砲擊。這時的情況，西，西北，東，南都是敵人了，敵我距離都在機槍射程之內，西南敵人的機槍打來雖然不大生效，可是砲彈不休止的飛向這裏來。

時間已是下午一點左右，敵人的砲火較前更猛了，山頭上只剩下單排付，喬濟亭，米耀庭，王增田，劉煥章，馬見如等六位同志。單排付鼓勵大家說：『現在我們越要向前走，靠近敵人，敵人的砲就不敢打了！』然而砲彈的密度簡直使人不能移動，他們祇好尋找砲彈爆炸後的霎時空隙，從這個砲坑躍進到那個砲坑，與砲彈打起游擊來了。——好不容易大家都躍進到了預定地點，敵人的步兵端着美國機槍和衝鋒機衝到跟前了，單排付立即告訴大家：『把手榴彈都揭開蓋！』

『這次我們不能臥倒打，要站起來把手榴彈看準敵人密集的地方打！』

一排手榴彈的巨聲，震得山谷都搖擺起來，第二次衝鋒的敵人垮下去了。可是敵人並不服氣，隨即又發動第三次衝鋒。

第三次衝鋒的兵力達二個連（與我六個人，約為五十與一之比），由東南，西南，西北三路向山頭上合擊。

米耀庭同志是不多幾天以前才參加的新同志，可是他的英勇並不在別人以下，他一個人走到十五米達以外的西北方向去，正好和西北方向衝過來的敵人碰個對面，他把手榴彈的線一拉，向敵人擲

去，三個敵人倒下，他連忙又把身上的四個也摔了出去，這時，馬劍如抱着許多炸彈趕上去，於是他們二個人把西北路衝鋒的敵人消滅了。

東南上的敵人又衝上來了，單排長等敵人走到進退兩難的地形當中，站起來端着衝鋒機打了六梭子，打倒了五十多，其他的嚇得沒命的跑下山坡去。雖然其中也摔過來幾個葡萄彈，可是連保險針沒有抽，都變成我們請最後西南上一路敵人吃的點心了！

東西二路被打垮了，中間一路即使不打也毫無信心了。所以在我們一梭子機槍和二個葡萄彈打擊之下，一榴烟下去了。

敵人的第三次聯合沖鋒，除了送上一百多條命以外，再沒有任何收獲。九連三排來接防了，十一連三排撤下去休息。當大家下去的時候，眼睛被高度的階級仇火燒得通紅，臉上被砲彈烟火薰得烏黑，然而，他們的意志，却比美造砲彈還硬，——在火海裏搏鬥了七個鐘頭，未曾後退寸步。

三排同志都背着大批的炸彈來到了山頂。他們修理着可以利用的砲坑，構築着簡單的工事和交通溝。

砲火一陣緊似一陣的打過來。約有十幾分鐘敵人衝鋒開始了，指導員馬上動員着大家：『十一連三排在這裏守了七個鐘頭，特別是最後，他們以六個人擊退了敵人三次最猛烈的衝鋒，沒有後退一步，現在輪到我們，可不能放棄啊！』

『那當然啦！』戰士們一面向敵人擲着炸彈，一面響亮的回答着——終於，敵人的第一次衝鋒在三排同志的堅強抗擊下失敗了。

十五分鐘砲擊後，敵人又組織了一個更大的衝鋒，嘴裏喊着：『殺呀！衝呀！一個也不讓跑啊！』我們的機槍怒吼着，七班長蔣榮，八班長高力才和李昌成等六個人組的排子手榴彈，天翻地動爆炸着，新同志董振國，葛根章也勇氣百倍擲出好幾個手榴彈——突然十連的三挺機槍在右翼怒吼了，敵人吃了一驚，在我陣前遺棄了一堆屍體，狼狽逃竄了。

戰鬪緩和了一些，但砲擊始終沒有間斷。三排抓住戰鬪間隙整頓着陣地。

成士喬伴着機槍守衛在山頂，緊緊握着炸彈的高力才緊靠着他旁邊，蔣榮帶着機槍在右翼監視敵人，彈藥手一步不放鬆的爬在後邊，山坡上爬着指導員和玉富貴。

『轟々々々々……轟々々々々……轟々々々々』，砲擊的密度到了空前的程度，彈烟吞沒了陣地，大家身上崩滿了土塊，石塊。人被震暈了，山被炸焦了，有的機槍也啞了……！

砲聲剛剛稀疏了一點，幾十個敵人轉過我們的火力點，從陣地左側衝上來，步槍大背羞，一手一個葡萄彈，皮帶上還掛滿了葡萄彈，眼看就要衝到山頂。成士喬迎頭給了一梭子，不幸，沒有打着，敵人打了一個楞，又繼續爬進。再打，機槍發生了故障！一個葡萄彈落在成士喬的頭上，幸喜沒有炸，敵人又要黨槍打他。成士喬趁空丟過一個手榴彈，炸死前面的一個，後面的連忙爬下不動，『炸得好！』董振國在旁邊助威也摔出了一個炸彈。

『快上來，同志們！』成士喬轉過頭來喊了一聲，沒有人答應，他連忙往下跑，恰遇八班長抱着十幾個手榴彈上來，於是，敵人抄越我火力點實行偷襲的陰謀，也同樣被擊潰了。

三排奉命撤退，七班長蔣榮在最後掩護，他注視着東南方，可是西北方的敵人終於上來了，他扔了一個炸彈，手裏祇剩下一個炸彈和一挺被炸壞的機槍，怎麼辦呢？於是他迅速跳出工事，抱緊破機

槍，一咕嚕滾下山去了。

神仙洞偉大壯烈堅決的保衛戰，所以能够『守撤』自如，不是像反動份子所捏造的『八路軍大量使用蘇聯新式武器』所致，而是由於他們是在毛主席的光輝照耀之下，扶植與壯大起來的人民的革命軍！

四平我軍以一當十

毋德慶連長一人繳獲五挺機槍
周永康排一個班擊退頑軍兩營

（四平前線訊）我軍此次爲保衛和平民主進行的自衛戰，前線指戰員無不以一當十，英勇衝殺，予進攻之國民黨反動軍以嚴重打擊。毋連長接到作戰命令，他向戰士們有力的鼓勵道：「這次我們一定要打得漂亮！」三排長果決的說：「爲保衛東北人民的和平，戰死是光榮的，那個會做尋種！」衝鋒號響了，連長帶着一班副，九班長和戰士陳立田同志，飛奔在前頭喊着：「衝呀！同志們！」毋連長的喉嚨幾呼喊嘶啞了，子彈在戰士們的頭上呼嘯，蔣軍開始像一窩蜂似的潰散了。毋德慶同志最先衝到反動軍面前，望見有四五個扛美國機槍的蔣軍，他高舉着手榴彈大聲的喊：「快點繳槍！」三分鐘過後，在一顆炸彈爆炸聲中，毋連長肩頭扛上五挺美國造的機關槍，捉到三十多個俘虜，三排副帶着九班也繳了蔣軍很多槍，三排副繳了一枝衝鋒機，一顆子彈打穿他的右臂，他還不知道，摸着粘在

衣上的血，才知道負了傷，他沒有說一句疼，帶着九班向蔣軍直衝，連長命令他下來，他還不放心，還囑咐班裏切不能落後。九班長孫天雨繳了兩挺輕機槍，一個新同志繳了一門六〇小砲。戰鬥結束了，勇士們興奮的扛着美國式的機槍小砲，高呼着勝利的口號。代理排長周永康率領一個班，固守大洋橋，蔣軍集結兩個營兵力向他進攻，他毫無畏縮的指揮着戰士們向蔣軍還擊，雖然他們一個班已經傷亡過半，但沒有後退一步，每個人都抱着「爲了爭取東北和平民主，死了也光榮」的決心，堅強的據守着陣地，終將幾十倍的蔣軍擊退。戰士井家良在正副班長都犧牲了而戰鬥又是十分緊急的時候，自動出來代理班長指揮全班作戰，把進攻的國民黨反動派軍打退。新戰士商富海眼上被砲彈皮炸傷，軍醫給上了藥，勸他下火線，他不但聽，反拔出手榴彈，一溜風向蔣軍猛撲過去了。俱恆勝同志是驚歡池戰鬥中被解放過來的重機槍手，國民黨反動軍進攻我軍馬前總台陣地時，他「噹噹噹」一梭子彈，把六七十個蔣軍打得掉轉屁股就跑，全班同志都喝叫：「好呀，好呀，打得真漂亮呀！」班長毛尙志和他那個班在前哨陣地抗擊蔣軍，戰鬥非常激烈，有的同志負了傷，陣地非常危急。他奉令帶兩個戰士去搶前面的墳頭。蔣軍的機槍封鎖住他們的道路，他們便迅速的向前滾，蔣軍機槍一停，他們就站起往前衝，終於將墳頭佔領，鞏固了陣地，使敵人不敢衝上來。（徐毅、顧敏）

四平戰鬥模範連

四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七晝夜間，敵新一軍以一個師的兵力，三千多發砲彈，向我×團三營十連陣地猛衝十五次（每次均在百人以上），我英勇十連將士始終堅守陣地，寸土未失，除斃傷敵軍三

百多名外，並在反衝鋒中繳獲了美式步槍六支，衝鋒機一挺，子彈三千五百發，自己僅傷亡十二名，消耗子彈三千餘粒，獲得保衛四平戰役的初步勝利。

爲什麼十連能得到這樣勝利呢？

一、掌握蔣軍戰術特點

在泉頭南下時，十連阻擊着敵人一個多營的兵力，因爲戰鬪任務急促，未及修築工事，蔣軍從早晨五點鐘到下午四點，便打了三百多發砲彈，而山頂上僅有些凹凸地點可以蔭蔽，當時部隊有些傷亡。但蔣軍的衝鋒精神甚弱，幾次衝到山腰，都未敢佔領山頂，最終被擊退。這就給了十連一個極大的教訓：堅守陣地，必須修築堅固的工事，幹部要適當配備，以便指揮和掌握部隊。最寶貴的一點就是，只要沉着、蔭蔽，蔣軍的砲火就無濟於事。

二、戰鬪決心

十連接受了保衛四平的戰鬪任務後，即進行深入的解釋動員，全體指戰員都抱着死守四平的決心，並有充分勝利信心。如在分支會上，排以上幹部宣誓道：「死了也得把屍體堵住敵人前進的路口」。由於幹部們的決心影響了部隊，使部隊的戰鬪士氣非常高漲，大家互相提出比賽，因此直道進入戰鬪，大家的戰鬪情緒還是始終保持旺盛。

三、幹部起了決定作用

幹部們在思想上既對這次戰鬪具有勝利信心和犧牲決心，所以幹部分工掌握部隊、堅守陣地，

靈活指揮戰鬥，起着絕大作用。如連長谷維珍掌握三排，政指劉漢章掌握一排，支書王士文去到三排，在頑軍猛烈砲火轟擊下，終日堅持在堡壘裏，與戰士們同甘共苦，成爲戰鬥的支柱。一排長董運靜，二排長李金生，都在最前線的突擊堡壘裏，隨時鞏固部隊。提高大家的戰鬥情緒和勇氣。

四、沉着應戰，大量殺傷敵人

如指導員帶着一排堅守八個堡壘，蔣軍打砲時，他們沉着蔭蔽，注意監視敵人，等到砲不打了，蔣軍接近堡壘時，便很快的展開火力，把蔣軍消滅在陣地面前。事實證明，我們越沉着，蔣軍越不敢接近。一次有一百多個蔣軍衝到堡壘近前，被竇玉芳的四顆手榴彈打得落花流水。又一次竇玉芳的戰鬥小組（四個人）在最前線和蔣軍兩個連的兵力堅持一天，蔣軍衝鋒兩次，在他們四個人的手榴彈下面炸倒了二三十個。此外，當發現蔣軍顯著目標時（如修築工事以及準備衝鋒），以特等射手瞄準射擊，亦很有效。例如白士亮的小砲，六彈都打中在挖工事的蔣軍中間。一排長董運靜十六槍命中十四個，使他們不敢衝鋒前進。

五、勇敢衝鋒奪回陣地使戰局轉危爲安

戰鬥的第三天，蔣軍以數門大砲集中轟擊鐵路線上的堡壘以致失掉兩個堡壘，前線被突破，戰局發生嚴重危機。當時，即有新任排長張富，率領幾個戰鬥小組向蔣軍反衝鋒。竇玉芳，羅必，張國勝，王國興等幾位同志，在密集砲火下衝到最前面，衝垮了蔣軍一個連，奪回了堡壘，殺傷蔣軍二十多個，並繳獲了武器，使戰局轉危爲安。

六、白天監視敵人，夜間搶修工事

由於受蔣軍砲火轟擊，堡壘近處都中了幾百發砲彈，有許多堡壘和交通壕都遭受摧毀。但因爲十連全體同志們都認識到「多流些汗，便可少流血」，因此他們雖在白天戰鬥疲勞之下，夜間仍積極搶修工事。這樣就更加鞏固了陣地。

保證戰鬥任務的完成最基本原因，還是由於政治工作貫徹而靈活。這次戰鬥，戰前除作深入動員解釋，加強大家的戰鬥決心，如十連全體指戰員提出誓死堅守四平（其他單位亦同）的口號外，戰鬥時，上級又根據十連的緊張戰鬥情況。加強政治領導，及時傳達勝利消息。表揚戰鬥英雄，並在全軍中通令嘉獎十連爲「四平戰鬥模範連」。這給十連全體同志們以極大的安慰，鼓舞，始終保持着高度的戰鬥情緒。因此能够長期堅守堡壘中，不怕疲勞，不怕犧牲，完成戰鬥任務。

陣地上

非 平

一、誓 言

沿着河岸是我們底第一條防線，前面一片廣潤的地面，一條低凹的山溝順西直向東來。盡頭，有一片凸出的小丘陵，那是一個重機槍的掩體，它準備封鎖這一點，預防敵人從溝里運動。

工事是利用着天然地形的。修得十分堅實，從槍眼裏透進來的光，可以分明地看到裏邊的一切寬潤、低矮、堵邊、地下用鐵錐刮得平滑滑的。足見修這工事的主人是挺細緻的。

左邊牆上，大概是用樹枝刻成的八個大字：

『人不死了，工事不掉』

看起來，是那樣歪歪扭扭不好看，但在每一個字縫裏都含着不少赤熱的血和肉的。

讓這工事的跟前變成反動派的墳墓吧！

讓這工事的牢不可破變成斯大林格勒的每一梯階吧！

二、「工事以外的工事」

單人掩體的後側，約莫六七米突的樣子一個青年戰士低着頭，流着滿面的汗在挖不到半人深的小坑子，別人都奇怪，跑過來問他：『工事修好了，挖這個幹什麼？』

他說：『消滅反動！』

人又問他：『爲什麼挖在這裏，這叫什麼工事？』

他說：『新名詞，叫『工事以外的工事。』

接着他滔滔不絕的給別人講解：『如果敵人用炮摧毀我前面的陣地，這時，假使我也負了傷，爬也得爬到這個小坑子裏，扔出手榴彈揍死他們！白白想佔我做好的工事，白天做大夢……』

別人有意刺激他：『倘若有一顆砲彈一傢伙落到你那小坑子裏呢？』

『那就算時運低：該倒霉。』想了一想，他又說：『哪有這麼巧！』他笑了。

三、戰士的條約

兩個戰士簽定了條約。

「假如，我受了重傷，或者犧牲了……」老張說：

「那，陣地是要我守了！」老劉緊接着老張沒講完的話。

「兩個人都負了傷呢？」

「反正會有個是輕傷吧，輕的就堅決打！」打字說得特別有力，而且響亮。

「兩個都犧牲了呢？」

老劉沒等到老張說話的結束，很嚴肅的走近老張的身邊，用手握住他的手，緊緊地。終於說了一句話：

「守在陣地上，死在陣地上。」

英雄與模範

一、勇猛堅定的寶玉芳

寶玉芳是保一團十連九班付。帶領戰鬥小組反衝鋒時，跑在最前頭，一鼓氣沖垮蔣軍一個排，打倒蔣軍二十多個還繳獲美式步槍和沖鋒式。堅守陣地時，蔣軍打了五百多砲彈，又發起衝鋒，但他僅用四個手榴彈就把蔣軍打退了。三排八班長說離部隊時，他單獨掌握八，九兩班，繼續堅持戰鬥。同時還寫信給連長說：「有我在就有陣地在！」

二、神槍手和投彈手

十一連神槍手孫守仁，在一次配合友隣部隊實行側擊時，打擊兩次衝鋒的蔣軍，四十槍就打中三

十個蔣軍。

投彈手孫樹民，也是十一連的戰鬥英雄。在一次反衝鋒時，把全班的手榴彈統通打光，使蔣軍無法接近我們陣地，終於丟下幾十個死屍竄回去，

三、李清帶病上火綫

五十六團三營七連二班長李清，上次打四平時非常勇敢，他自己打死七個敵人，一匹馬，繳了兩支大蓋槍，一支手槍，大家公認他作戰勇敢堅定。

這次保衛四平戰鬥中，他眼病鬧得很厲害，營幹叫他休養，他堅決不去，還說：「我的眼病是不打仗患的，在前線上上藥就好了！」

四、冒死搶回革命武器

五十六團一營二連向五連失落地突擊時，犧牲六個同志。七班朱旭元同志在槍林彈雨中往返四次，把犧牲者的五支步槍一挺機槍都搶回來。影響其他同志也把犧牲者的屍體都拖回來。（選自戰鬥四平）

特等射手的紀錄

丁奮

董連靜像一個活潑孩子似的計算着自己射擊的數目。他是一個剛滿二十歲的小排長。差不多排裏人

發現目標都喜歡喊他：

「排長：，那一個，作工事，在河溝裏！」

他第一槍射去，低了，敵人沒理。他重新定好五百米的標尺，一摸板機，左眼一睜就看見那個將軍像摔蠍蚱一樣的倒下去，另兩個就連滾帶爬的逃走了。

陣地裏響起一陣掌聲和喊「好聲」。

「排長排長，你看，小屋的後面！」小通信員喊。

那兒一個蔣軍右腳在鐵鉞上正用力踏，排長的食指一攔，那傢伙就順着槍聲橫倒在鐵鉞上。陣地裏又是一陣掌聲和喊好，偵察員又喊：

「排長！大樹底下！」

排長又往大樹底的那頭軍的兩腿又下一貓「叭！」的一聲，那傢伙一頭栽在地上，滾了滾。

這時候營指揮所也喊起「好」來了。小排長越打越來勁，於是他向一個扛着塊枕木飛跑的蔣軍射去，就有一個屍體壓在木棒上。

如是，這天就再沒有蔣軍敢在我們陣地前面蠕動了。

陣地裏發出一陣大笑。

.....

第二天清早，一個蔣軍爬在鐵軌上朝東面陣地打槍，他一槍射擊那傢伙的身上應聲冒了一股土煙，不動了。另一個就一骨碌滾到溝裏去。一會兒模模糊糊的聽見一個軍官命令兵士摘槍有兩個兵士伸伸縮縮的爬來了，手剛摸到槍托，就有一棵子彈穿進他的腦袋，兩個屍體羅羅壓羅在一起。

第三天，蔣軍照例的打完一陣排砲和機槍，散兵羣又衝上來了，緣着路基溝裏爬來一溜人，活像擺了一溜人頭靶。

如是董連靜就開始射擊了。

最前頭一個是莫明其妙的一伸脖子挺直了屍。第二個像只木偶似的正在左右前後轉着找目標時却有一顆子彈找到了他的腦袋，第三個和第二個同樣的姿式被子彈找到了腦袋。第四個正像要往地裏鑽。一顆子彈從他脊背鑽進地裏去。

這時董連靜使用迅速的射擊打倒了三個逃跑的蔣軍，最後有一個狡猾的蔣軍。躲在溝裏露出鋼盔來，董連靜連射兩發沒中，他立時臉紅了，把帽子往傍邊一摔，瞄準目標，不打了。

槍不響了，那傢伙露出鋼盔來，露出腦袋來，更露出胸脯來，這時董連靜的板機一摟，那傢伙全身像彈簧一樣崩起來了，董連靜又一顆子彈推上膛，那傢伙就一頭栽倒溝裏，一會伸出兩條大腿來，蹬了兩下。

董連靜掏出手巾擦了一把汗。

第二天在戰鬪四平報上這樣寫着：

董連靜的十六顆子彈打中十四個蔣軍。

如是創造特等射手的紀錄開始了！

張富寬在四百米外五槍打中四個敵人。

齊樹山十五槍打死十個。

馬海文和莫東海打死二十個。

張富寬在七百米遠十二槍打中三個。

係守仁的四十顆子彈打中三十五個，創造了最高紀錄。

手砲班長

蕭 深

孫雲生，八連的砲班長，一看他的嘴臉，就知道是一個談諧的人。他真的小論在戰場，在平時，一開口就叫人發笑，給人帶來快活。

金山堡戰鬥，隊伍合圍最後的一個火力點，臨死的敵人，依據着圍牆頑抗，作着垂死的掙扎。咱們的步兵幾次衝鋒，都被敵人火力壓得拾不起頭。孫雲生急了，向連長問：

「咱打砲吧？」

「有把握沒有？」連長笑着問他。

「試試看。」

他一邊裝上砲彈，一邊對着大夥說：

「同志們看哪，咱的砲彈出發了！」

跟着，「轟隆」一聲，敵人的圍牆塌了一大塊。接着他又叫：

「再看，砲彈又出發了！」

這回砲彈落在敵人的院子裏，爆炸了。

塵土馬上遮了半個天空，戰士們一股勁兒往前奔去：

敵人的陣地在咱們腳下殘破了！到處都是死屍，到處都是給打歪了的美國造的機槍。

「老孫！你的砲怎的打得那麼準呀？」

人們高興地問他，伸出大拇指。

「不忙，準的還在後頭哪！」老孫這會暫時休息一下。吸着老百姓送上來的紙烟，慢慢地回答。

邵祿和劉玉鶴

(一)

蔣軍集中了兵力，要突破這一點攻入市區，但是五晝夜的嘗試，除拖回五六百個屍體外，竟一無所獲。

敵人惱羞成怒了，想不到專打游擊的民主聯軍竟能抵住機械化軍隊，於是集中了野砲、火箭砲、戰防砲、迫擊砲，六〇砲……三十多門一齊轟擊，並以一個團的兵力，決心要拿下這兩個堡壘。

(二)

八九點鐘的光景，蔣軍的砲彈像雨點似的落在堡壘週圍和交通溝裏。

一陣砲火猛擊後，十多個蔣軍衝過來了。看到了五十米遠左右，邵祿一聲喊「打！」手榴彈從壕溝裏飛馳出去，蔣軍扭轉腿肚子往回竄。被我機槍打倒了七八個，其餘的滾進溝裏去。

砲彈又迎着堡壘飛來，我們四個守兵摸透了頑軍的規律：「打完砲就進攻」，他們靜靜的蹲在堡

壘裏，一個砲彈正落在當頭，堡壘場了一半，班長馬立讓從鐵道上爬回去聯絡，陣地交給邵祿負責堅持。

邵祿看了看，砲擊過去，蔣軍又衝上來，一個多排，領頭的幾個端着衝鋒式，邵祿和老劉首先瞄準了領頭的幾個，猛的一陣排槍，端衝鋒式的不能動了，後邊一羣步槍兵很快的退回他們的陣地。

(三)

蔣軍好像覺得棘手，暫時沉寂了一會，邵祿分配郭里學在交通溝裏監視着，他和老劉倚在堡壘旁擦槍。

沒有多久，砲火又向這邊轟擊，比頭兩次更密集了，幾個砲彈落在殘破的堡壘上，木板、鐵片、草袋飛起一丈多高，邵祿和劉玉鶴匍在溝裏，一動也沒動。郭里學心裏有些發慌，移來移去，一砲彈正落在他的身旁，他竟這樣犧牲了。

交通溝快轟平了，邵祿和老劉幾乎被掩沒在泥土裏。等到砲聲逐漸稀疏了，邵祿猛的跳起來喊：『老劉！準備好！』他倆又端起了槍。

砲聲停住了，機槍和衝鋒式『突，突……』的逼近了堡壘，兩個人平臥在填平了的壕溝上，槍口對準了蔣軍的方向。

蔣軍的機槍射手端起機槍大踏步的領頭走來，子彈瘋狂的向着這邊掃來，掘起了地面，掀起了塵屑，像一股濃煙似的隱沒了兩個平臥在壕溝上的勇士。

劉老頭氣紅了眼，透過飛塵，瞞得很準確的『兵』的一聲，敵人機槍，跌在塵埃不作聲了。後邊拿衝鋒式的又衝上來了。老劉大腿上中了一顆子彈，他不聲不響給大腿包紮了，邵祿冷靜的射擊着，

拿衝鋒式的蔣軍倒在地上亂爬，又是一槍，衝鋒式扔了好高，人却不能再爬了。

這時劉玉鶴又參加開起火來，他們二人忘了一切，像機器般的板槍拴扣槍機，子彈亮和前面的蔣軍一樣，一個一個倒在地面。

蔣軍的砲又打過來了，一個砲彈落在邵祿的後邊，他被震倒了，老劉過去扶起他來，他清醒過來，笑了一笑說：『沒事！』又揉了揉頭，一手血泥，他咬着牙說：『不要緊，一點不痛！』眼睛又轉到前方。剛發現溝裏一個鋼盔在動，端起槍去要打，又是一個砲彈落在前邊不遠的地方，灰土濺了一眼，擦了擦眼睛，再看鋼盔已經沒有了，原來那是最後跑的一個蔣軍。

沉寂了，邵祿爬向另一堡壘和連部聯系，和連部聯系上以後，副連長帶了一個班把他兩換回，同志們驚奇而熱情的擁去慰問他們。

『我們的英雄回來了！』大家都歡呼着。

戰鬥故事

二十二旅通訊

一 兩個耳光

興隆嶺的自衛戰，在激烈的展開，蔣軍，新一軍卅八師，固守着嶺上的幾間小屋，作他的掩護，向我們民主聯軍，猛烈而殘酷的射擊，我軍六十四團五連，閻成標同志，英勇的猛衝至小屋跟前，有一個蔣軍，正拿着美國機槍在門口向外掃射，靈敏的閻成標，趁勢一把抓住了槍身，兩人互相爭奪，

蔣軍死不放手，閤成標靈機一動，騰出右手，拍！拍！拍了他兩個耳光，對方腦昏手鬆，機槍便被奪來，接着就手速眼快，掉轉槍口，向屋裏的頑敵，猛烈而準確的射擊。

二 不要發生誤會

柳條溝的蔣軍，眼看被我軍衝垮了，我軍在嶺上警戒的部隊，六十五團三連，看見了又着急又高興，忽然狼狽的逃來了幾十個假美國人，有一個扛着一挺機槍在後面跑，一排李德前看見了，馬上提槍就追，不一會便趕上了，連忙抓住了機槍，狡猾的頑軍嚇慌了，轉回頭來說『我是六連的，不要發生誤會』，李德前說，去你媽！膽怯的頑軍，看見勢頭不對，扔下機槍就跑，老李扛着美國機槍勝利而高興的回來了。

三 這不是錯誤呀

這些殺人的劊子手，正在潰敗，漫山遍野狼狽的竄逃，到處遺棄着美國製的鋼盔，水壺，雜囊，大衣，皮鞋……連從緬甸帶來的漂亮信箋，也都扔滿在高梁地裏。我軍六十五團三連新戰士崔貴山，衝到了蔣軍重機槍跟前，機槍手還不願意舉起手來，崔貴山槍上沒有刺刀，膛裡的子彈也打完了，顯然，再遲，是來不及的，他急忙舉起槍托子，對準腦袋猛的一打，敵人倒下了，他的槍托子也打斷了，他想！槍是我的第二生命。他慌了，去報告營長，說：糟了！槍托子被我弄斷了，犯了錯誤。營長態度很和藹而冷靜的，聽事情的經過情形，在他的臉上，呈現出喜愛的微笑，忙向他說：『這不是錯誤呀！你繳到了重機槍，還要表揚你呢？』

四 斷續的歌聲

我們敬愛的戰鬥英雄，六十四團二連連長，呂吉山同志，這天是他戰鬥最好的時機，趁着黃昏的月夜，帶着兩個排摸到蔣軍的工事跟前，但進攻的道路，被蔣軍密集火力封鎖了，在這火力網裏，是拾不起頭來，於是他們從北面迂迴到西面出擊敵人。

他像每次戰鬥一樣，以英勇的姿態，衝在戰士的前面，敵人見了他就膽怯。忽然一顆可咀咒的敵彈，正落在他的身邊，他全身負了五處重傷，當把他抬到綁帶所的時候，臉像黃蓮，已奄奄一息，突然，從他口裏發出微弱尖細的聲音，斷續模糊的唱着：『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這樣斷續微弱的歌聲，像閃電一樣，刺激了週圍的人羣，復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燒。

五 柳條戰鬥

柳條的自衛戰鬥，在激烈的進行着。

民主聯軍六十五團，二營的突擊部隊，與蔣軍決死的對抗着，在這戰鬥最激烈、吃緊的關頭，一連從另一面襲擊敵人。二班長周榮貴，接受了突擊任務，當他衝到牆角下的時候，只剩四個人了，這些勇敢的，為人民不怕犧牲的革命戰士英勇而不動搖的周榮貴，一面前進，一面用手榴彈開闢道路，敵人的機槍向他瘋狂的吼叫，在這危險的時刻，他機動靈活，向蔣軍機槍工事，猛打進一棵手榴彈，機槍再也不叫了，他們趁勢去控制房子，一個蔣軍拿着衝鋒機向外亂射，周榮貴拿着手榴彈，在這緊

急萬分的片刻，來不及拉火，就扔到敵人的頭上，順手奪來他的衝鋒機掉轉來就向房裏掃射。蔣軍連長在勇士們面前求饒了，喊着：「不要打了，我們投降！」

「二虎子」

曉
星

只要一提起甘永法三個字，腦子裏就會浮起一個英雄的影子，結實的小伙子，黝黑的臉龐，永遠泛着紅光。

他生來就裏猛氣

外號叫做「二虎子」，

三句話不對頭就會發脾氣，

他自己也說：「咱性子急。」

可是一聽到砲聲響，

他的眼睛立刻就發亮，

天大的事他都忘個光。

他今年二十二，

十三歲起就扛槍，

打仗是他的家常

「尋種」這不要臉的字眼，

他聽見了就討厭，

「男子漢大豆腐」（註一），怕啥

這是老掛在他嘴巴上的口頭話。

「反動派來進攻咱，

咱的拳頭可不怕他，

秀水河子自衛戰，

他向咱送過美國槍同火箭砲，

這次他再要來，

咱就換一挺美機槍」。

金山堡自衛戰響了，

敵彈燬滅了半個村庄。
子彈打倒了二排長，
你說他心裏多悲傷，
他拿起排長的卜壳槍，
自動代理了排長。

砲彈又在他身旁爆炸，
他眼見親愛的伙伴又倒下。
是仇恨上更加仇恨，
他的眼燃燒着火焰，
『去你娘，毛厠坑裏的石頭，
說你臭，你還怪硬，
老子定耍和你拚，
二排不怕死的跟我上！』

幾十條猛虎一聲吼，
像破堤的黃河，
淹沒了敵人的火力點，

刺刀在美國皮身上開了花，
怎麼也不能叫敵人出水（註二），
他一個快步趕上狗腿，
一把抓住美國衝鋒機，
舉起二排長的卜殼槍，
『你這茅廁裏的臭石頭，
叫你繳槍不繳槍，
拿美國武器殺中國人，
今天看你逞強不逞強。』
接着卜殼槍連響十幾發，
九個反人民的走狗，
丟下了美國武裝。

他望了望美國的衝鋒機槍，
歡喜地對着卜殼槍：

二排長咱給你報了仇，
你的血沒有白流！』

(註一) 大豆腐，即大丈夫，是戰士們談諧的口語。
(註二) 即不讓敵人漏網的意思。

火線插曲

黎 凱

在四平前線，敵我兩方距離近的才是二三十米遠，連咳嗽聲都能聽見，自然，其他活動就看得更清楚了。有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狂風吹着濃烈的火藥氣味，也吹拂着每個英雄的衣襟。但是英雄們鎮定地睜大着兩隻炯炯的眼睛，監視着敵人的陣地。

突然，對面陣地發出呼喚的聲音：

「喂！請你們不要開槍。讓我過去同你們說兩句話。」

「行！」

英雄們乾脆地回答敵人的請求。

不一會，對面陣地爬上來一個人。看樣子，個子不算挺大。他慢慢向前爬行。英雄們端着槍警戒着。

那個人來到了。黑面焦黃的臉，頭髮長長的，說話是南方口音。

「我是排長。」那個蔣軍說：「我冒險過來問一件事：就是你們守四平，要守到什麼時候？」

英雄們不加思考就驕傲地回答他說：

「守到把你們完全消滅了為止！」

那個排長。馬上顯出失望的神情，嘆了一口氣。英雄們就對他說：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你還是過咱們這邊來吧！」

那個排長一下子，說不出來話，吞吞吐吐，像個大姑娘。

「過來吧，叫你的人都過來吧！」

英雄們又嚷着。

那個排長眼珠子動也不動，好像考慮什麼大事情似的……。

三道林子我軍頑強守備

刺刀拚死蔣軍一營

四平西北五里之三道林子，爲我軍控制下之重要制高點，亦爲屏障四平之重要陣地，該地爲一起伏之丘嶺，高不過二十公尺，最寬處不到百米，嶺上非常平坦，一棵樹也沒有。兩軍陣地相近不過二百米。一個指揮員曾說過：「守住三道林子，等於守了半個四平。」故自保衛戰以來，蔣軍雖曾以千餘人之犧牲亦只佔領了嶺下的一個斜坡，二次保衛戰開始，蔣軍於十五日起即開始向我陣地整日砲擊，我守軍沉着應戰，無絲毫畏懼。迨至十七日上午八時，蔣軍一個營在飛機七架大砲二十門掩護下向我猛攻，平均每分鐘發砲一百響，飛機連續轟炸掃射兩小時，蔣軍一個連並於此時發起衝鋒，我英勇守軍仍沉着應戰，毫未慌亂。待蔣軍進至我陣地前沿，卽由陣地一躍而出，展開白刃肉搏，該連蔣

軍全部被刺死。未死的全被俘。但蔣軍仍不服，緊接着又以兩個連向我衝鋒，我交叉的重機槍火力即像狂流一樣的掃射出去，敵一百多人當即倒下。我守軍乘勝又由陣地一躍而出，又展開白刃搏，蔣軍僅四十人倉惶逃走，其餘不是死，就是被俘。至此蔣軍進攻之一個營乃全部被我殲滅。在我陣地前沿。遺屍二百餘具未及拖回。據初步統計，我軍繳獲美式六〇小砲一門，美式機鎗十二挺，美式步鎗八十餘支，其他繳獲甚多，正清查中，我守軍雖在蔣軍轟炸掃射大砲猛發配合下，加上拚刺刀，傷亡僅四十餘人，形成九與一之比，三道林子陣地仍非常堅固。

四平前線

杜 捷

——記前線歸來的同志談話——

我在前線了解過去幾次戰役的情形，我們常與士兵在一塊，戰士們保衛和平民主情緒異常高漲，我參加一個運戰團動員大會，聽了戰士的發言，受了極大的感動，戰士李斗說：『我們打仗，是為了保衛老百姓，是為的和平民主，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犧牲，我們不怕犧牲。』戰士盧斌說：『這回我得下決心打個漂亮仗，為了人民死了也甘心。』有的戰士自動提出『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就是剩一槍一彈一人都要堅持到底！』大家在散會之前高呼着：『保衛民主和平！』『不怕犧牲！』『誓與陣地共存亡！』『寸土必爭！』

在四平戰團中，有一個班堅守陣地，敵人二十門大砲轟擊我們，一個班只剩下兩個人了，他利用空隙，把犧牲了同志的手榴彈都集中到一塊，他緊緊的握着自己的槍，眼看着敵人就要衝上來了，他沈

着應戰，把進攻的二十多個敵人打回去了，他也負了傷，從此大家都把他叫『守陣地英雄！』

在秀水河子戰鬪中，一個班擔負着突擊敵人的任務，他們在濃密的砲火中，一股氣爬了十八個院子，二十四垛牆，先打垮了敵人一個連，又打垮了敵人一個排，捉了五個俘虜，繳了十幾枝槍。繼續衝鋒，完全佔領了敵人陣地，我們沒有一個傷亡。

談到俘虜上，敵人剛到東北，氣餒高漲，傲慢的了不得。那時我們捉到俘虜，俘虜說：『你們捉到我們不過是微倖而已。』自從秀水河子、四平街幾個勝仗以後，俘虜情緒大大的不同了，我們向幾個俘虜問：『你們看民主聯軍戰鬥力怎樣？』『民主聯軍如果拿着新式武器那就是天下無敵。』『你們爲誰打仗的？』『我們受蔣介石的欺騙，我們只知道是到東北來剿土匪安百姓，那知叫我們來打內戰。』『你們被俘了以後有什麼感想？』『過去長官欺騙我們說八路軍殺人害民，現在我們才知道八路軍才真正是人民的隊伍』……。

關於反動派士兵最近的情緒，已看出顯著低落，過去是三三兩兩，投誠我軍，現在敵我陣地，相距二三十米突，兩面說話有個別地方聽的清清楚楚，我們戰士已經有的聽到反動派士兵在戰壕裏討論我軍情形，有的說：『八路不打不罵，不殺俘虜，願意回家的還發路費，咱們過去吧！』有的說：『注意！小心被上面聽見了』，『別着急看機會講話』。我們的戰士在吃飯的時候放大嗓子喊着：『兄弟們，你們還沒有吃飯吧！過來吃一點。』有時戰士把羣衆慰勞的紙煙上面寫着『你們爲誰打仗』，扔到敵人的戰壕裏去，讓他們吸着紙煙想一想『爲誰打仗』。

血肉相聯

吉 戈

這是四平戰鬪中的故事。

我軍從四平城南紅房子那邊向城裏轉移了，該地一位六十多歲的郭老先生，知道國民黨軍隊來了，對娘兒們是會弄出些污七八糟的事來，因此，當我軍轉移時候，他便把老太太、兒子、媳婦、女兒、孫子……大大小小十四口，一夥兒送進屋後窗戶下的地窖子裏，自己跟着民主聯軍到了城裏。

當天晚上國民黨軍隊，就到了紅房子，郭老先生家裏也駐上了。隨着，四平保衛戰便激烈的展開，大砲機槍，一天到晚的響着，一天，二天，三天……郭老先生早嚇得沒有主張了，每天都跑到我們戰壕裏來，朝着他的房子哭……

已經是第十四天了，四連張文新同志在戰壕裏放哨發現了郭老先生如醉如痴的哭，便問他爲什麼哭得那麼傷心，郭老先生泣不成聲的說：『好八路，救我的恩人，你們把我一家解放出來，不幸今天老小十四口又要給國民黨逼死啦！』接着就將十四口藏在地窖的事情哭訴了一遍。張文新同志拍了拍老鄉的肩膀說：『不要緊，咱們八路军就是替老百姓幹事的，我去救他們！』郭老先生連忙搖頭說：『去不得，去不得，土窖離屋子四五步遠，對着窖門就是一個大窗戶，裏面國民黨軍一出來，你就完啦！』張文新勸解安慰着老鄉，一面請示上級，經過連長排長的許可他就去了。

天黑，張文新同志帶了兩個炸彈，叫老鄉走前面在窖洞門口做了個記號，然後自己去挖。屋裏的國民黨軍點着火在說話，他輕輕的挖着土，彎着腰把木板草包都搬開，露出了漆黑的門，他悄悄的喊

了兩三聲，沒有人答應，窸裏的狗咬起來了，張文新聽了非常快樂，狗還叫着，人是一定沒有餓死的，縮着身子很快的爬到郭老鄉跟前。叫老鄉去喊，老鄉進前只輕輕一招呼，窸裏的人都出來了，小孩子見了爺爺，歡喜得高叫起來，可憐的無辜小孩子，怎知道他們還在虎口沒有脫險呢？屋裏的蔣軍發覺了，瘋狂的向外打着機槍。張文新連忙叫老鄉都伏下不要動，他把炸彈扣上了弦，兩個眼直瞪着窗口，伏了半個鐘頭，蔣軍才停止射擊。

郭老先生的一家老小，好容易走到了我們的戰壕裏，孩子們都餓得不能走了，一家人感激得跪下，磕頭，一面說着：『救命恩人，十四天裏，要不是窸裏還有些土豆子吃，我們早就完啦，要是再過一兩天，我們全都死完，現在孩子都走不動了！』王排長親自抱着小孩，送出了戰壕，讓他們到親戚家去了。

第二天，當四連和敵人打得正激烈的時候，郭老鄉冒着彈雨，跑來幫我們搬子彈，兩小時後，停止了戰鬥，王排長才發現了這位老鄉，連忙把他拉到防空洞去，郭老先生抓緊了排長的手，又說了不勝感激的話，一面又從口袋裏掏出十幾包香煙，口口聲聲說着：『對不起，對不起，太少了！』排長堅決不收，郭老先生拾回了煙，走出了防空洞，嘴裏不住的說：『我死了也忘不了八路恩人的。』

四平屹立在砲火中

夏 桐

四平的保衛戰已經進入第十二天。當記者踏入四平的時候，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在廣濶筆直的馬路上，堆着無數的沙包。每條馬路上都分佈着巡邏戒嚴的哨兵，巡邏汽車在四處急馳着，雖然空氣是緊

張而嚴肅，但市民們的生活和表現，一點看不出比記者前幾天住的四平有什麼兩樣。

開始，有的人對我軍堅守四平的信心都不大，他們以為機關大砲一響，我們就撤走了。然而正和他們的想像相反，十八日至廿五日八天的激烈防守戰，使蔣軍向東南高地、南郊、三道林子幾處陣地數十次的連續砲擊，輪番衝鋒（有幾次甚至是以平均每分鐘二十五發砲彈的密度，連續兩小時以上轟擊），我們竟沒有動一動。在蔣軍砲火之後，我軍便進行反衝鋒。十連一排長曾在蔣軍第一次進攻中，十五槍打死十三個蔣軍，使號稱『中國第一』的新一軍開始喪氣了。

隨着戰局的順利進展，羣衆鬪爭信心更強了，他們相信蔣軍除了俘虜兵以外，恐怕是很難進入四平的。羣衆在誇耀我們是『世界上第二個能打的隊伍（第一指蘇聯紅軍）！』『原先沒想到八路軍這樣硬棒！』

爲什麼四平能够這樣呢？我訪問了守南郊的連隊，當他們全連接受任務的時候，在動員大會上連長、政指和一排長首先宣誓：『我們即使戰死，也要把屍首擋住蔣軍的進路！』這說明了我軍旺盛的士氣。這士氣是八路軍特有的，打勝仗就憑這個士氣。我又訪問了會指揮三道林子作戰的×參謀長，他告訴我說：×連扼守兩天陣地中，不管砲火如何猛烈，却絲毫不動搖，最後各級指揮員大部負傷了，剩下的戰士自動聽通訊員的指揮，繼續戰鬥下去，直堅持到黃昏增援部隊上來的時候。

我訪問了南郊前線的地堡羣。這些地堡雖距頑軍工事八十米、一百米、二百米不等，但我幹部戰士却安祥守着，有的看小報，有的休息；蔣軍攻來馬上就應戰。勇士在守衛着堅強的工事，使蔣軍竟無可如何。在市內，我訪問守城的指揮部和司令員們，他們諄諄的指示下級，不管一個連、一個班、一個戰士，只要有出色的地方，就要及時的表揚、獎勵。而全體指戰員對城市治安的警惕性又是那樣的

高，使暗藏的國特奸細無法指示目標轟炸。但是四平的八路軍，還不單是憑本身這些渡過艱難苦戰的十二天，他們更重要的是依靠羣衆。我訪問了第四區的擔架隊，一次八個擔架員正把傷員向後邊送，幾個砲彈在身旁炸了，擔架員並沒有恐慌，爬起來一氣擡到目的地，又接着返回去擡第二次。

我訪問了三、五、六區，知道市民們自動寫了三千多封慰問信給守衛將士，慰勞品在源源不斷的送往各個前線。有一次慰問者竟悄悄的在每個傷員的身邊擱下五個雞蛋，傷員醒後看見，禁不住淌出幾滴感激的眼淚，他們在心裏說：『爲了保衛人民，我沒有理由不勇敢！』我訪問了幫助軍隊增修工事的市民，我看見幾十人一組一組的在市內各處加修各種工事，在忙碌運送新修地堡裏的黃土，從他們熱情緊張的汗臉上，顯示出我們是不可戰勝的力量。四平的人民爲什麼能這樣呢？除了他們深深感到戰爭勝利與他們切身利益不可分，看着國民黨反動派軍隊濫肆轟炸外，四平人民雙手選出的民主政府，在嚴重的戰爭中被人考驗出來了。它領導人民進行保衛戰，爲人民做好事。房子毀了，調濟着住，沒有糧食，政府出名借，保證戰後或等不到戰後，即由外面運來還。這公平的办法使窮苦的市民免於飢餓。

加之，對犯紀律的人立即處置，對擾亂治安企圖內應的人，證據確鑿了就鎮壓，軍民關係融洽了。給蔣軍打信號的暗探在市內站不住腳了，而滾到市外去，現在一夜只能看到一兩個信號了。就是一兩個，區幹部還是每夜伏在高屋子上面看，一發覺，就去跟踪追緝。但是守城的軍民並沒有驕傲，他們正像十二天以來，眼睛沒一霎不盯着蔣軍，警惕着，守衛着，保衛着在砲火中屹立的四平。

紀春林擡傷兵

夏 葵

岔路河到長春，是一百四十里，早點動身，老爺落保險到。

紀春林和張老九一夥一百多人，在區幹部領導下，扛着新綁起的擔架，到前線去擡傷兵，聽說昨天晚上就開火了，區長叫趕快走，叫老爺落以前務必趕到長春。

大家一邊走着，一邊嘮着。有的人有說有笑，有的人愁眉苦臉；有的人走的挺快，有的人老落在後邊。反正一個人一個樣，一個人一個想法。

紀春林是屬於走得慢，屬於愁眉苦臉這一類的。他很年青，平常走道挺要快；可是今天，他的腿却像帶了一付陳重的腳鐐似的，是那樣子挪也挪不動啊！他的眉頭緊鎖，把眼睛壓成一道細縫，兩眼是那樣子無神，像生了鏽一般。一看，就知道在他心上壓着一個鉛塊。一看，就知道他有心事。

原來他是很熱心的報名來擡傷兵的，但在他出發的時候，聽到有人說擡傷兵最危險；在火線上槍子嗖嗖的響，說不定那下子就把腦袋穿個窟窿。爲了這個，昨天晚上，他的老婆還啾啾的哭了半夜。因此他不像報名時那樣高興，擔着一些心事。

一路上，他聽到區幹部跟大家說說那，他聽到區幹部說：東北民主聯軍爲什麼是東北人民自己的隊伍，和東北人民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他們爲什麼要打長春，勦滅長春的匪偽軍隊，國民黨反動派是怎樣的壞法……

他雖然每個字聽得清清楚楚，却一點沒有聽進去。

離長春還有十多里路，就聽到隆隆的砲聲了。他聽到砲聲，腿肚子有些發軟了，他的臉色像一張紙似的。張老九見他樣子不對，就問他：『紀春林，你怎樣啦？臉色怎麼這樣難看呀？』

『沒有怎麼，我有點冷。』他隨便地應付着，他答話的語調有些發顫，不知怎麼的有一種羞愧的感情刺着他的心。

『你冷，就把我的棉襖披上吧！』

張老九說着就把他的棉衣遞了過來，這就更使他慚愧。他本來不冷，但是又不好意思吐露真情，於是就順手把棉衣接過來。

第二天早晨擔架隊到了火線上。

紀春林起初還是膽戰心驚。但是，當他看到人家部隊連腰都不彎地往上攻擊，一點不害怕，他的膽子就壯了一分。當他看見被俘的『中央軍』那個失魂喪魄的樣子，膽子就又壯了一分。等他看見輕傷的戰士不肯下火線，重傷的咬緊牙關不哼叫，他就把恐懼心忘掉了。

他和張老九爬在壕溝裏，等着擡傷兵。他們渴了，戰士就把自己的水給他們喝。吃飯的時候，飯不夠了，戰士就放下筷子，叫他們先吃飽。他心裏一陣難過，眼睛就濕了。他想：他們這樣流血犧牲，究竟是爲了誰呢？這樣一來，他原來害怕的感情就換了一種新的感情——對戰士們的愛所代替了。到這時，他才深深地體會到『民主聯軍是人民的軍隊』這句話的真義。

在回來的路上，紀春林和另外三個人擡着一個受傷的俘虜。起初他不知道，以爲是一個同志，所以拾得挺起勁。後來知道是一個『中央軍』，他就把擔架撩下，跟區幹部去請求不擡俘虜。他說：『他是我們的敵人，爲什麼還擡他呢！』

區幹部給他解釋：『敵人放下了武器，我們也應當救護。』但是他腦子轉不過灣來，他一時理解不了這些問題。他說：『不管怎樣，我是不擡他！我跑了一百四十里路，擡回來一個敵人，那該叫大家多見笑啊！我一定得擡一個同志才行。』

因為他要求的很堅決，區幹部就把他換到張老九那付擔架去擡一個重傷號。這個傷號是一個副班長，胸脯子被機槍打了幾個眼；他已經昏迷過去，不過還有一口微弱的氣息。

紀春林過來，滿眼含淚的望着擔架，說不出一句話來。他看副班長身上只蓋一條軍毯，和張老九的棉襖；他就把自己的棉衣脫下來，輕輕地給他蓋上。張老九向他說：『紀春林，你可別凍着呀！』

『不冷，走起來還熱呢！』

『昨天你不是發冷嗎，可別凍病了！』

『今天不冷了，就是個人凍病了，也不能叫咱們的同志凍壞了傷口呀！』

晌午時候，大家走累了，在半路上停下休息。護送的同志端着一杯水走過來，摸一摸副班長的手，搖一搖他的身子，就哇的一聲哭了，紀春林過來一看，他的眼淚就滴滴嗒嗒地淌起來了。

經過商量的結果，決定把副班長的屍首留下，派專人在這村裏發送；但是紀春林却捨不得，他堅持要把副班長的屍首擡到岔路河去。他說：『他爲我們百姓犧牲了，我們不忍把他放在半路上。』

『對，我們不能把他扔在半路上，我們要把他擡回去好好的發送發送。』

大家把軍毯和棉襖重新給副班長蓋好，就像他還活着的時候一樣。紀春林一邊走着，一邊流淚，一直擡到岔路河。

拉法新站戰鬥

新站之戰

常 工

——一〇部隊英雄模範連隊的光輝戰例——

這是一個漆黑的午夜。

天上的雲重得像要掉下來似的，偶然刷刷的灑上一陣細雨，大地上的一切都顯得特別的潮濕、泥濘。

英雄模範的二連，在接到消滅違反停戰協定的搶佔新站的蔣軍命令後，指戰員們恨不得馬上就去——因為讓步已經讓够了。

『突擊隊歸我』。指導員曹緯給戰士講完話後，便匆匆的走回連部，恰好正開幹部會，他就提出來說：『我帶突擊隊』。

『還是我帶突擊隊』。付連長劉紹明抬起頭來，好像已經決定了似的說：『還是我帶的好。』

『誰帶都行。』四班長于友福站起說：『這回爆炸算我的。』

大家都在紛紛的表示着決心，有的要帶突擊隊，有的要作突擊隊，相互爭論，相互挑戰，相互保障，緊張、熱烈，弄得房裏簡直爆炸了似的。

連長李景雲沒有說話，但他却當着大家的面，把自己的手錶和鋼筆，全交給坐在炕角上的營長，意思是說：不把搶佔新站的蔣軍殲滅，就不回來。

這是二連的光榮傳統。

突 擊

『從小房子旁突進去。』連長李景雲看完地形後，便對作爲突擊隊的一排，和帶突擊隊的付連長劉紹明說：『一定要猛勇，頑強。』

『跟我來。』付連長劉紹明走在前面說。

這是非常緊張的一刻，儘管天還是那樣黑，路還是那樣泥，但當二連掩護突擊隊的機槍，剛一吐出紅紅的火舌，蔣軍的陣地上，就接連轟轟的幾聲震天爆炸。

『突擊隊衝進去了』。指導員曹緯高興的跳進來，一面拿出了手榴彈，一面對着他率領的二排指戰員說：『跟我來趕上一排去。』

作爲突擊隊的一排，衝進蔣軍工事只有十分鐘，第一個便是一班戰鬥組長宋鳳蘭。他在投進炸彈後，就把蔣軍工事前的鹿柴砍開，一躍身就進了蔣軍工事，斃傷蔣軍八名，繳到美式步槍一支。

這時指導員曹緯帶着二排便也上去了，宋鳳蘭則又去進攻蔣軍的第二道工事這道工事蔣軍很多，前面除鹿柴外，更拉上鐵絲網，宋鳳蘭把刀一揮，鐵絲網就吱吱的崩斷了。

這次二班長徐茂春緊跟着宋鳳蘭，只見宋鳳蘭向旁邊一倒，迎面就出現了兩個頑軍，徐茂春猛的向上一撲，一槍就通死一個蔣軍，其他工事的蔣軍就都全逃了，徐茂春佔領了第二道工事。

趕上一排去。』指導員曹緯又帶着二排衝上第二道工事說：『二排絕對不能落後。』在指導員曹緯帶着二排到街上以後，二排已經控制了一所院子，捉了三個蔣軍，繳了三支美國步槍，這時三排的指戰員和特務連的指戰員也衝上來，相互集結以後，便又向着蔣軍的縱深發展了。

地 堡

『連長呢？』一排長馬希剛看見隊伍都上來了，就是沒有看見連長李景雲，他很奇怪的向指導員曹緯問道：『是受傷嗎？』

『連長犧牲了。』指導員曹緯說：『現在我代理』。

原來是小東門旁有個地堡，修得非常隱蔽，裏面的蔣軍也極頑強，一直都沒打槍，直到連長帶着三排上來的時候才打，連長李景雲的犧牲，就是這個地堡蔣軍的機槍掃射的。

一排長馬希剛聽到以後，怒從心起，便帶着一排去打這個地堡，第一次沒有找到，第二次還是沒有找到，於是第三次又配合二排去找，這次找到以後，大家便從四面八方的圍上去。

『繳槍吧！老鄉。』一排長馬希剛領着大家喊話：『民主聯軍優待俘虜！』

第一次沒有回聲，第二次還是沒有回聲。

『媽個屁。』一排長馬希剛氣着說：『打手榴彈！』

第一個手榴彈打過去，裏面沒有回聲，第二個手榴彈打過去，裏面還是沒有回聲，第三個手榴彈打過去以後，裏面的蔣軍不但不繳槍，反而用機槍掃射，最後竟有兩個蔣軍從裏面出來衝鋒。

一班長何元生早就不耐煩了，看到兩個蔣軍衝出來，他就跳出工事迎上前去，一刺刀通死一

個，第二個蔣軍嚇得回頭就跑，一班長何元生緊隨尾追，不幸追到地堡口上就犧牲了。

這時可真氣壞了通訊員劉明齋，拿起兩個手榴彈，就朝着這個地堡撲去，第一個手榴彈炸在地堡的槍眼，頑軍的機槍不作聲了，隨着第二個炸彈就在蔣軍的地堡裏面開花了。

四班戰鬥組長王衣夫，也是非常氣憤的一個，看到通訊員劉明齋的炸彈在地堡裏響了，他也就趁勢衝上去，把地堡的門口堵住，共計俘虜蔣軍十一名，繳到美製機槍一挺，步槍十一支，短槍二支。

射擊

蔣軍的大砲在狂叫了。

這時天已大亮，英雄模範的二連，已經佔領了東南角上的大部房子，但除了特務連外，衝進蔣軍心腹的部隊，就只有他們這一個連隊，比起蔣軍的力量來，是要相差十多倍的。

這種力量懸殊的情況，英雄模範的二連，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了，在肥牛屯和四平等戰鬥中，比這更懸殊的情況也遇到過，所以這種情況，對他們並沒有任何動蕩，祇是更加加強戰鬥的意志。

七班的陣地是在最南面的一間房子裏，見習班長王惠林領着一個組的戰士，在修好工事以後，他便叫大家休息，他自己則坐在窗口上，瞄準着南門正修工事的蔣軍，一槍一槍的在射擊着。

「老王！」指導員曹緯檢查他們工事時，一走進門，就看見他在射擊，便問道：「打上幾個？」

「兩個。」王惠林抬頭一看是指導員，便把槍放下來說：「三槍兩個。」

「好打嗎？」指導員曹緯見王惠林這麼說，不覺心裏也癢起來說：「我來試上幾槍。」

指導員曹緯把槍接過來，正好蔣軍又露出頭來，他瞄準了一下，就把槍機一掬，砰的一聲，一個蔣軍就倒下去了，約有半個多鐘頭的時間，他一連打了四槍，四槍打中蔣軍兩個。

『不錯，不錯。』王惠林豎起大姆指說。

二人會意的笑了一下，隨着王惠林就陪着指導員去檢查工事，在指道員走後，他自己又一個人坐在窗口上靜悄悄的端起步槍瞄準，一會向南門，一會又向西邊，繼續射擊修築工事的蔣軍。

蔣軍的大砲還在叫着。

攻 擊

『無論如何也得奪下來。』指導員曹緯堅決的說：『拿手榴彈來，我帶頭。』

『指導員不要去。』四班長于友福說：『我們能够完成任務。』

『我先去。』四班戰鬥組長王衣夫說着就出去。

這是一條寬有十米達的南北街道，英雄模範的二連守在東面，蔣軍一個班守在西面，要鞏固東面既得的陣地，就要奪下西面蔣軍固守的陣地，這是阻礙他們繼續前進的障礙。

然而這却是一件極艱巨的任務，頭上蔣軍的砲彈不斷的轟鳴，南面和北面街頭地堡的蔣軍都正在側擊，而正面蔣軍的機槍也猛烈的掃射，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危險的，所以指導員要親自出馬。

但戰士們却又搶着去完成，在四班戰鬥組長王衣夫衝出去後，四班長于友福，六班付李洪玉，四班戰士王兆夫，六班戰士焦旭昌和吳國良等五個人，也都隨着勇猛的衝出去了。

就在這一剎那中，只見八個勇士，把手一揚，蔣軍固守的房裏，就是一陣震天的爆炸，待六個勇

士衝進房子裏以後，全部蔣軍就都不見了，跑了，這完全是出乎蔣軍意料以外的事情。

『打的好。』指導員曹緯在六個勇士進佔蔣軍陣地以後，他就跟着衝過去，一面佈置大家構築工事，一面給大家命令：『堅決守住這個地方，絕對不能失守。』

『指導員請放心。』四班長于友福說：『絕對不成問題。』

『保險守住。』六班付李洪玉也堅決的說。

防 空

在十二點鐘的時候，天空剛出現一線太陽，從西南上空飛來兩批蔣軍飛機，第一批是三架，第二批也是三架，隆隆的聲音，響震着山野、田間。

這是個新的戰鬥情況。

最奇怪的是這兩批蔣軍飛機，既沒有投彈，也沒有掃射，只是在飛繞幾圈以後，投下許多降落傘來，像一朵朵的白雲飄在天空，以後就都飛去了。

『是傘兵嗎？』指導員曹緯面臨着這個新的戰鬥情況，一面命令大家準備，一面又抓住一個頑軍俘虜問道，『是傘兵嗎？』

『傘兵不是這樣的。』一個蔣軍俘虜，在敘述了傘兵降落的情形後，指着天上零散的降落傘說：『看樣子是送子彈的。』

這時降落傘漸漸地下降，比在高空是要看得更清楚，但傘下的東西還不很分明，猛的一看，好像是人，但仔細一看，又不像是人，到底是什麼呢，大家的精神緊張到最高度。

地下的蔣軍則像發瘋似的，大砲不分個的到處轟擊，機槍不間斷的四出掃射，而所有的蔣軍，則更瘋狂的吼叫，槍聲、砲聲、殺聲，交成一片，簡直要把新站吞食下去似的。

「嚴密注意地下蔣軍行動。」指導員曹緯又一而命令大家準備戰鬥，一而又叫過機槍手張興禮說：「待降落傘下來後，要是情況，我叫你打那裏，你就打那裏。」

「是的。」張興禮堅決的回答。

降落傘終於着地了，英雄模範二連陣地的左右，前後共落六個，大家都以為激烈的戰鬥就要開始，所以都把子彈頂上膛。機槍手張興禮更把機槍端起來，緊跟着指導員，準備射擊。

「什麼傘兵嘍！」就在這時，一班見習班長閻志忠，却滾着個五尺多長的黑色圓筒，俏皮的跑上來說：「全是一些大屁股子彈。」

「全是一些美國子彈。」副連長劉紹昭也上來說。

這是在降落傘着地後，副連長劉紹昭就和一班見習班長閻志忠去看，他倆端着槍，小心的走去，一看是個圓筒，就撲上去撬開，才知道全是一些美國子彈，於是就滾回來了。

大家都才吁了一口氣。

反 擊

「上來了！上來了！」一班戰士楊少青匆匆的跑下來，喘着氣對指導員說，「蔣軍上來了。」指導員曹緯便隨戰士楊少青一同上去，果然有三十多個蔣軍，分作兩批，第一批五個，第二批二十多個，都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槍，直從西南奔將過來，這是配合正面蔣軍進攻而來側擊的。

『堅決消滅。』指導員曹緯一回頭，一排長馬希剛便跑上來，他就對他說：『別讓靠近。』

一排長馬希剛沒有說話，便率領着一班戰士楊少青，和二班戰士劉叢林，隨着就臥倒瞄準射擊，三個人共打有十槍，就揍倒兩個蔣軍，其餘的二三十個蔣軍，也就都調頭跑掉了。

這是蔣軍第三次衝鋒。

第一次是在飛機走後不久，西面的蔣軍便開始衝鋒，人數也差不多有三十多個，兩挺機槍掩護，也剛一露頭，就被機槍手徐子巖，一梭子子彈打下去了。

第二次是北面的蔣軍，在西面蔣軍衝鋒被打下去不久，便集中一百多個人，繼續三次向特務連進攻，也全被打下去，蔣軍死傷六七十名。

這次又想從南面衝鋒，結果也被打下去了，從這三次衝鋒被打退以後，蔣軍一直就再也沒敢抬頭，祇是更加加劇了大砲的轟擊，和機槍的掃射，但這也是無濟於事的。

夜戰

戰事一直持續到夜間。

當各個部隊總攻信號開始以後，英雄模範二連的戰士們，便又不顧一天一夜來的疲倦和飢餓，又都紛紛的要求繼續夜戰。

『白天我們在後面。』三排長許善柱率領着全排的戰士，堅決要求指導員答應，說：『晚上我們可要在前面。』

『白天我們在前面。』五班戰士魯緒樹說：『晚上我們還要在前面。』

指導員曹緯答應三排長在前而後，三排長許善柱馬上就帶着全排戰士突擊，一條街一條街的衝過去，很快就佔領五百多間房子，直到中心大街。

這時中心大街蔣軍修有一個地堡，三排長許善柱正帶着全排戰士準備打下這個地堡時，指導員曹緯却抱着一個炸彈爬上房頂丟下去，蔣軍就全都繳槍了。

從天黑開始，英雄模範的二連，就配合其他兄弟部隊進攻，一直頂到天亮，搶佔新站的蔣軍，悉數就被我們殲滅殆盡了。

當着英雄模範二連勝利凱旋的時候，太陽已經高高掛起，紅紅的光芒照遍着大地，好像在爲英雄模範的二連祝賀。

這是一個輕快的早晨。

一九四六、九、六

夜摸西山

昌

——記二團二營四連三排長張士洪的談話

反擊拉法西山戰鬥中，二團二營四連，創造光輝戰果。共計繳獲——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二挺，衝鋒式二支，步槍二十餘枝，子彈萬餘發，砲鏡一架。俘敵十餘人。斃傷敵軍四五十人。因爲他們迅速擴展戰果，不及收集勝利品，有些繳到的東西馬上又放下由其他兄弟連

隊搜集保存，因此統計數字很難確定。除輕重機槍衝鋒式外，其他只是最低限度的估計。在這次戰鬥中，三排起了很大的作用。

——歐陽（轉載戰鬥報）

拉法西山，在拉濱鐵路綫旁邊，山下是車站，山東是拉法，只要控制這個山頂，拉法等於拿下來一大半。

反擊拉法以前，上級給我們的任務，是堅決拿下這個西山，要是拿不下來，整個戰鬥就沒法開展。我想到這個任務重大，勇氣馬上提高了，決心也堅強了。

黑夜裏，隊伍向西山前進。這個山是由一連串的小山綿拉在一起，山上頭就有敵人，但不知道在那個山頂。隊伍一到山跟前，發現山頂有點火光，我就命令各班散開，七班在前頭。七班長把隊伍分成三路，班長帶着第一組在中央，二三組在兩側，彎着腰，提着槍，向山頂上摸去。八，九兩班在後面跟進。摸上第一個山頂，沒見人；接着又摸到第二個山頂，還是沒有人；一連摸了五個山頂，都是沒有人。我想：『敵人是不會跑掉的，再鼓把勇氣向前摸！』前邊就是最後的山頭，又高又黑，什麼都望不出來。我就指揮七班，最後這一下，可不能大意，要是發現敵人，先打手榴彈，趕快接近他。一直摸到大山腰，七班摸到西邊去，我就命令八班到右邊去，我看到七班快到大山頂，我說：『派個人上去看看』，這一下敵人發覺了，剛問了一聲：『那一個』！就一連打了兩槍，當時離敵不到四十米，我們就衝上去了，那個敵人已跑的不見了。

一衝上去，上面有堆鹿柴，有好幾個帳棚，敵人從裏頭向外打槍，八班九班從左右兩側摸到了帳棚邊，敵人慌了，打了機槍又打手榴彈。我在手榴彈的火光底下，發現前面是挺美造重機槍，我連槍都沒來及打，兩三步跑上去，一槍把蹲在機槍後邊的敵人擱倒了，扛着重機槍跑回來，一面大聲向大

家喊：『我拿到重機槍了，向前打吧！』排裏的人一聽，情緒更高了，蔣軍的兩個機槍手變成了徒手，被我們俘虜過來了。那個時候敵人已經亂了，七班梅國志同志非常沉着勇敢，他只顧繳槍，不顧其他勝利品。受元體同志已經負了傷，但他不下火綫，還是繼續追擊，戰鬥組長劉召嶺堅決追擊三個敵人，打死了兩個，活捉了一個。秦茂福同志沙眼很厲害，黑天辨不清人，估計着向敵人方面打，打了半天，才發覺和他并肩的是個敵人，一下子就把他活捉了。

二十分鐘功夫，西山全部被我反擊佔領了，我們把敵人工事摧毀後，全排奉令調到山下，接受新的任務。

連奪八個堡壘，自己沒有傷亡！

新戰術運用的光輝範例

新站戰鬥後，大家都說二團二營一連第九班仗打的好，連續攻下八個堡壘，自己沒有一個傷亡，而且繳到山砲二門，輕機槍一挺，步槍四枝，子彈五千餘發，降落傘兩個，大車一輛，馬四匹，自行車一輛，俘敵一名；自己只消耗步槍子彈三百餘發，手榴彈八十餘枚，創造了新站戰鬥中的光輝範例。有人以為九班沒有傷亡是僥倖，可是上級指出這是他們英勇善戰，機動靈活，運用了一點兩面與三三制戰術的成果。下面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第一，戰前動員好：九班長岳池芳在接受突擊任務後，立刻召集全班到隱蔽地方開會。他說：『過去的突擊任務，都是一、二排的，這次是三排的，是九班的，咱要爭取模範，爭取英雄。前些日

子，敵人用砲打我們，這次我們也有砲兵配合，同時上級佈置的很好，旁邊是二連，後邊是七班，要是敵人反衝鋒，七班馬上出擊，現在就看我們的信心怎樣？」這裏他就堅決表示：「我是有信心的，只要同志們跟着我打，包你打勝仗！」戰團組長王乃任馬上接着說：「打仗不怕死，只怕無決心。要是我犧牲了，你們更要好好幹，大家要聽指揮，地形地物要運用，最後不要忘了三三制。」全班聽到打敵人，旁邊又有二連在，後邊又是第七班，班長還是帶頭衝，情緒一下子高起來了。

第二，指揮上機動靈活，認真運用一點兩而與三三制戰術：進攻時，他們都是一個組在前，兩個組在後，或者根據當時情況，把後面兩組調到左右側去。各組組員的距離都很疏散，發現蔣軍時，一個組在正面牽扯，兩個組向敵側後迂迴。當第一組被鹿柴擋住時，班長馬上命令用刀砍，後面兩組左右包抄。在整個戰團中，班長能根據當時情況，具體使用兵力，或正面突擊左右牽扯，或正面牽扯兩側迂迴，都能恰合情況，正到火候。

第三，佔領一點鞏固一點，始終與上級保持聯系：九班每當佔領一座房子或院子時，馬上派出警戒，進行搜索，打通交通。他們會在佔領一個院子後，打開四道牆的缺口。班裏發展到那裏，馬上派人到上級去報告。所以在整個戰團中，能隨時得到上級指示。

第四，夜間動作非常肅靜，迅速：從戰團開始到結束，沒有大喊大叫的。班長說到那裏就去那裏，并有一定的聯絡記號，彼此容易辨認。因此在這次攻堅戰團中，九班始終在一起，成爲一支堅強的力量。

第五，方式靈活巧妙，動作迅速勇猛：在攻擊時，他們能運用牆角牆頭和窗口向敵射擊。因爲敵人很沉着，看不見人不打槍，他們就派人在正面用石頭打牆吸引敵人，主力卻從翼側迂迴。在打下八

個碉堡，四排房子戰鬥中，他們每次都是動作如猛虎，離敵幾十米時，即將刺刀，手榴彈準備好，一個跑步衝上去，一陣手榴彈爆炸，敵人不是潰散，就是傷亡。而在發現敵人突圍時，能很快進行追擊，戰士×慶春跑到最前邊，一人捉了七個俘虜。

第六，機槍配合好：在進攻一個院子時，機槍組長在一座破房子裏側射，滿屋塵土亂飛，但完成任务觀念強，站起來立射敵人。

第七，戰時頑強不屈，平時團結友愛：戰前臨時撥歸九班的七班爆炸手喬向才同志，戰鬥開始時因病走不動路，但戰鬥打響後始終沒有掉隊。九班長年紀較大，又有病，但他一點不提困難，堅決完成任務。九班在平時問題不多，大家都很團結，所以在戰鬥中都能服從班長指揮，絲毫不打折扣。

第八，友隣配合好：九班和二連在整個戰鬥中所以不受敵牽制，主要由於六班控制了一座重要房屋，使敵人不能集中力量對付九班，因此九班得以充分發揮威力。

郭殿富史存榮事蹟光輝燦爛

在小豐滿戰鬥時，×師雙陽部，因公與部隊失掉聯絡，處在敵人幾面包圍中，出現很多英勇不屈，拖不爛，打不垮的戰士，如八連二排擔任掩護，部隊過完了，但橋口被蔣軍火力封鎖，橋也被炸毀，可是二排還在橋西，於是，他們分別英勇爬上高山，在叢林裏，排長郭殿富，只帶着五班，完全與四、六兩班失掉聯系。蔣軍的三個騎兵抄到側翼，周圍高山都被蔣軍佔領，郭殿富同志帶着五班從

蔣軍中間插過，緊追前面的四、六兩班。

四、六兩班雖然脫離了排長的掌握，但四班長左辛民和六班長李善堂比平時更親密，互相商量如何尋找部隊。如何照顧戰士生活。因爲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信念：一定要跟上隊伍。

二排長在後面緊緊追趕隊伍，路上在一個屯子拾到我們存下的一挺機槍，個別同志因走得疲勞表示不滿，排長耐心的對他們解釋。就這樣追到第二天中午後，方和隊伍碰到一塊。

六班機槍組長劉德孔同志和一個戰士在樹叢裏和全排失掉聯絡，後來那個同志走不動了，劉德孔想：『這裏離江邊不遠，敵人追來，人到是小事，機槍不能讓敵人拿去！』他忍着極度疲勞，一步一步的追趕隊伍。

到了一個小屯子，又累又餓，一個老鄉自稱幹過抗日聯軍，叫劉德孔休息一下。吃了飯，又來了一個人，他在蔣軍裏幹過，對劉德孔談：『你有這挺機槍，我給你接頭，幹「中央軍」去。劉德孔堅決拒絕，此時，路上恰巧來了幾十個穿黃軍衣的，正是他們的二排，二排人多了就趕步追上旅的大車。雙陽三連手砲班岳玉貴、張小蘭兩同志是奉命聯絡四平撤出掉隊人員的，因情況變化快，他們與部隊失掉聯系，一直追到後方，還未找到，於是住到招待所去。每天沒有事幹，看電影看戲也沒有人管。他倆心裏想：『在這裏生活倒是痛快，可是總得找隊伍才對啊！』於是又坐火車，又跑路，幾天後才與自己部隊掉隊人會合一起。團部理髮員蘭風小同志，四平轉移時，在後面跟着大車走。離長春十幾里路時，到前面五里路處聯絡大車沒聯絡着，回來時因情況緊張，後面大車又走了，這時，飛機在頭上轉，砲聲在後邊響，天又快黑了，小蘭真的急壞了，很怕掉了隊，同志們說他開小差。要革命就要革到底，絕不能中途落伍。於是他決心脫離開敵人的包圍圈，往東南方面追去。跑了十五里路，碰上

了兄弟部隊，跟着他們走了兩天，在第五天的行軍路上，和自己隊伍遇着了，蘭風像隻小鳥似的飛到自己部隊的身邊。

雙陽部隊管理主任史存榮同志在押運公家物資時，冒着敵人砲火，不顧生死，終將物資運到。當部隊大部過了小壘滿的大橋，有些還在橋西，敵人即佔領了江西北面的小山，用密集的火封鎖了橋頭，誰也沒有想到，這時我們後方的大車到了橋西，不能通過，多麼使人焦急。

這時候很多人搶着過橋，可是雙陽部管理主任史存榮同志，却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完成自己任務。當他走到橋中間的時候，戰鬥打響了，他回頭一看，大車混亂了，也過不來，他毫不考慮的帶幾個同志返到橋西，剛到一段開闊地，敵人發覺了，密集的砲火向他們射來，他不管這些，督促着大車往前進，他想到：『在這時候負了傷，是沒有人顧得管的，於是，盒子槍上了頂門火，一隻手提着手榴彈，負了傷不能叫他逮活的，敵人到了跟前，手榴彈就拉弦，叫他和我一塊兒死！』他已計算好了。

敵機來了，向着他打了幾梭機關砲彈，他臥倒了，等敵機過去，又照護着大車前進，『雙陽』的大車安全的跟上部隊，一點沒受損失。（原載七月二十一日東北日報）

楊希嶺薛延奎等英雄

突出重圍光榮歸隊

民主聯軍某部第五班在吉林掩護主力轉移，從早晨堅持到天黑，後敵人侵佔吉林，該班四面受

敵，又與主力失却聯系，天氣又黑，情況不明，英勇的副班長楊希嶺與老戰士王中玉就決定冒險突圍，但剛一到達吉林溝，就被敵人團圍包圍，當時電燈又照得很明，敵人已經看清楚他們並狂吠出：「繳槍，拿活的，不繳槍打死你！」，「是他們都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絕不能屈服的。便雙手緊握武器，英勇的硬闖敵人無數的崗卡與封鎖，來回衝了好幾次，愈戰愈烈，並異口同聲說：「寧死一塊，不被敵人繳械。」此時他們走至街口，又遇到敵人哨兵一人，他們迅速地用槍指着哨兵說：「不要動，動打死你！」蔣軍嚇的不敢動了，他們也就順利脫出虎口，天亮時安全找到了自己的隊伍了，這類的事情在該隊一排已產生過，排副薛延奎和戰士劉全勝、張懷茂、竇華義，在吉林西北擔負某項任務，但任務完成後與主力失掉聯絡，他們仍堅決要回隊伍，第二天就在松花江邊地上爬一整天，兩頭敵人俱未發覺他們，到了第三天還沒有找着部隊，他們又在山頭稻草樹林裏繼續爬，才到了新陽車站，遠遠的他們又看見了敵人，經過更多的艱苦埋藏和爬，又才脫險，在村上找飯吃時，又有壞人勸他們繳械投降，他們都嚴詞拒絕，還有十多個人想奪他們的槍，他們刀出鞘，端好槍，大吼一聲：「那個敢上來，老子是共產黨員，從來不知繳槍是什麼，誰敢動就打死誰。」才把這些壞蛋嚇退，第四天又餓又乏，並趕了一百八十里，最後實支持不了，便在山上四人頭對頭握着槍睡一會，直到第八天，好容易才找到隊伍，這種堅定沉着英勇，實在值得傳播與學習。（原載七月十日東北日報）

楊玉福李順田等戰士

英勇殺敵光榮犧牲

中共追認為正式黨員

某部楊玉福是伊通通訊排的副班長，不幸在新站戰團中光榮犧牲了。興隆嶺戰團中，最難送的信，他搶着送。在通過被敵人封鎖的火力網時，他找了一個通訊員望着他，並說：『假如我犧牲了，你趕快回去報告，可不能就誤戰團命令！』北鎮戰團時，他脚上有瘡掉了隊，經七八天的苦，終於找到了隊伍，他說：『假使我找不到隊伍，我自殺了也不能落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裏。』四平戰役時楊玉福填了入黨志願書，小組支部都通過了，等候着總支的批准。

新站戰團開始，他向組織要求：『假如我犧牲了，承認我是共產黨員吧！』果然，楊玉福是實現了他光輝的志願，總支已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伊通二營李順田、周玉全、楊玉亮三位同志，他們在每次戰團中表現了英勇果敢，堅決頑強的殺敵精神與對革命無限的忠誠；以犧牲個人的決心，去完成上級給他們的任務。尤其是李順田同志在接得重機槍轉移的命令以後，他爲了掩護重機槍的安全轉移，很勇敢的站在鐵路上向那瘋狂的敵人射擊時，被一顆不幸的子彈射中了他，搶去了他的生命。周玉全同志更表現了頑強作戰，不幸在敵人火力點之下，進行第二次衝鋒時光榮犧牲了。他們都是爲了東北和平民主光榮的事業戰死，上級黨決定追

認他們爲中國共產黨黨員。（原載七月二十三日東北日報）

找彩號

志一

——東安部戰鬥英雄潘永勝的片斷——

打新站的第二晚上，天很黑，伸手不見掌，副排長給潘永勝同志任務：讓他帶六個人到小房子附近去尋找彩號，看有掉在後面的沒有。

夜是那麼靜，隨便一點什麼聲音敵人都可以聽見，只要他聽見，不管是什麼聲音；就喫哩咕咚的打一陣槍砲，反正他們的槍砲子彈都是美國幫助的。

潘永勝同志帶着六個人，他走在最前面，彎着腰，提着上了頂門子兒的槍，蹣手蹣腳的小心翼翼地前進，盡量不發出什麼聲音。說起來真氣人，越不讓脚步出聲音；聲音似乎就越大，聲音越大；心越跳得厲害，怕嗎？不，並不怕，而祇是爲了不讓敵人發覺罷了。

他們繼續前進着，尋覓着……

機械化了的敵人，發覺了他們的行動，砲、機槍、自動步槍……紛紛打來，子彈雨點般的在頭上旋飛，呼嘯。帶電光的子彈（照明彈），像多條白蛇。又像閃電，在空中『發威風』尋找目標。

七個人立刻伏在地上隱蔽起來，這時潘永勝心裏想道：『假如敵人要打一整夜，我就整夜爬在這裏嗎？任務怎麼能完成呢？那些掛了花的同志；要真在一個什麼地方躺着；而沒有人去管他，他們又

怎麼想呢？……最後，他決定堅決完成任務，就是犧牲了也是值得的，光榮的。他猛然站起來，利用敵人射來的帶光子的子彈的光亮，繼續前進，尋覓。

他那魁偉的身軀，冒着猛烈的砲火，東摸西摸，幌來幌去，真像是黑夜裏的巨人。

尋覓了一大陣，除了沒到敵人儘跟前以外，差不多小房子周圍都找遍了，一個彩號都沒找到手，可是他和同志們回來的時候並不是空着手，他找到了的三支步槍，斜跨在身上。

在戰場上救護

李秀燦講
王向立記

我是七連的衛生員。……那天，在蛟河，營長召集全營的衛生員講話，說：『你們知道什麼叫做「爲人民服務嗎」？戰士們爲人民服務，就是勇敢的打仗；你們爲人民服務，就是好好的救護傷兵。現在戰士們都已經拿出犧牲的決心，你們一定要完成任務，不能丟掉彩號！』我們幾個衛生員一起回答：『一定完成任務！』我自己在心裏許了一個願：我也是一個戰士，我的勇敢不能落在同志們的後面。

隊伍已經快運動到新站車站，接近敵人的封鎖綫了。快到陣地的時候，天已經發亮，敵人發覺了我們，猛烈的向我們射擊，我們連理也沒理他，一槍也不打，拚命往前跑，前面有兩個人掛彩了，我趕快上去，給他們上藥。有一個上了藥就趕緊跟隊伍去了。馬清山被打傷了頭，暈了過去，敵人好像看準了我們似的，連槍帶砲打過來，我想：『這裏換藥不成呀！』他不能走，我就架着他的胳膊往前面的一个小坑走去，我說：『到那邊換吧。』他的個子大，但我架着他並不覺得累。我給他上了藥。

請文書帶着擔架抬他下去。我自己去趕隊伍。

隊伍已經過河了。河水有深有淺，我顧不上選擇道路，只顧往前奔。水深到胸部，我渾身都打濕了。我的手把藥品高高的舉起來，我想：『千萬不能把藥品弄濕了！』到了橋底，我才趕上連長。我們冒着敵人的火力前進。忽然一顆砲彈打來，不左不右，正落在我們隊伍中間。好幾個同志掛彩了。我給他們一個個上藥，先上掛重彩的。恰巧這時，文書吳龍吉同志帶着擔架回來了，我真高興！我還是請他把重彩號抬走，我對輕傷號說：『同志，敵人正在反衝鋒，前面打得激烈，你們上去和敵人拚呵！』戰士們都是好種，輕傷是不會下火綫的，都勇敢的往前去了。

我看見前面又有兩個彩號，我跑上去問他們是那個營的，他們說：『一營的。』我不管他們是那個營的，反正都是革命的好同志，我趕快給他們上藥，鼓勵他們趕上隊伍。

打到下午一兩點鐘，敵人已經有點支持不住，可是王八蛋國民黨反動派的飛機來了，在天上嗡嗡的亂轉着，用降落傘丟下彈藥給底下的敵人。敵人有了接濟，就頑強起來。他們拚命放砲，砲彈落在我們的陣地上。又有好幾個掛彩了，文書也負傷了。我趕快給他們上藥，一個接一個的。天氣很冷，可是我熱得出汗。我忽然發覺我帶來的綑帶已經用完，我很着急，我用剪子把我的衣服剪下來，給彩號裹傷。文書和輕彩號往前面打敵人去了，我帶着擔架把重彩號抬下去。

我趕上隊伍。……天黑了，衝鋒號不斷的吹着，我們沿着河往車站攻打。我看見八班長掛彩了。我跑到他前面去，看看他傷在什麼地方，子彈從前面進，後面出，穿過他的肚子，可是血一點也不流。我知道他的傷重極了。他本來是閉着眼睛低聲的哼着的，這時突然睜開——他的眼睛多亮呵！

——熱情的問我：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

我覺得奇怪，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趕快回答他：「你是八班長，×玉西同志。」

他說：「是，我是×玉西。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死了，我是爲人民服務死去的，我是爲革命死去的。我沒有救了！你丟下我，不要管我，你去救別人吧。」

直到今天，他的話裏面每一個字，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我不能忘記當時悲壯的情景。不過，那時候，我還是安慰他，我說：「八班長，不要緊，過幾天你就會好的。」就給他包上了救急包。

不知怎的，我才上了三個人的藥，夾上夾板，槍聲就冷落下來。我到前面一看，我們的隊伍已經撤走，敵人突圍出來了。這時候我真着急呀！我想：隊伍那裏去了呢？丟下我們嗎？想着想着，隊伍就來了，我們又反衝鋒了！宋海靈來招呼我，我說：「彩號都在這兒。」我叫他看着，我去找擔架。我找到了十多個老百姓，四塊門板，我領着他們到彩號這裏來。他們把彩號抬走了。臨走時，我對老百姓說：「你們慢慢抬，我們的彩號很重呵！」我又對彩號說：「你們不要着急，到後方好好休息吧。」

一直打到第二天七八點鐘的時候，我們完全殲滅了新站的敵人。

伏龍泉戰鬥

伏龍泉之戰

程 航

解除了伏龍泉人民苦難

蔣軍一千八百多人，來到伏龍泉紮下營寨。每天千餘名民伕日以繼夜地在皮鞭槍托下面趕修工事，壕溝圍牆和地堡。

一個多月來，人民在被辱罵、被苦役、被毆打，被劫掠中渡着苦難的日子。人們凝視着日益堅固的工事，暗暗罵道：『這叫鸞羔X的！』也焦慮的盼望：『八路軍什麼時候才能來到？！』

蔣匪們沒有想到人民的軍隊竟狂風捲落葉般地收復三盛玉和哈拉海。他們慌張了，有的主張趁早撤退，有的主張堅守……。尙其悅從農安領來了大批銀餉，穩大家的心。『我們就要發餉，我們有錢！我們有蔣總裁作主，有美國撐腰，怕什麼？我們祇要堅守待援，農安的新一軍有美國汽車，五個鐘頭可以到來。我們有強固之工事，還有八九門砲，八路軍真的要打，頂少也得半月！我看八路軍攻打農安，也不打伏龍泉。』

戰鬥動員不到兩個鐘頭，一切都準備的停當了。『祇要我活着，一定完成任務。』幾乎成爲每

個要去拯救人民於水火的戰士的誓詞。

五十多里的急行軍開始了。接到團部的命令：『決定三連、六連主攻……八連爲二梯隊，相機進擊。』二班長董標說：『相機？祇要我們摸上去，一定有機會！那時候說不定比主攻連隊早攻進，再看咱第八連。』大家要保持夜間行動的肅靜，對二班長的主張都連連點著頭。等到後來臨時變動，決定八連爲主攻了，八連全體差一點要歡呼起來，脚步邁得更輕捷了……

圩內和北門上的槍聲一響，三連衝進圩子了，敵人守不住了，眼看要『出水』，八連在東門的兩挺重機槍，七挺輕機槍一齊張了嘴：『嘩！像疾雨一般的打過去。三班早把梯子架好，投彈班已炸起了濃厚的烟幕。

陳承德第一個爬上去，舉起一顆手榴彈，迎面一顆子彈射中了他，倒下了。金貴同志緊接爬上去……衝殺進去，三班長陳永全雖負了傷，仍指揮隊伍衝上去……

董標兩處負了重傷，仍爬上牆頭，騎牆高呼着：『衝呀！敵人出水了……』

馬也不如砲彈快

敵人混亂了，人、馬、車把大街小巷都要擠裂了。我們投去的八顆手榴彈，替他們解了圍，像潮水一樣，從炸死和炸傷的人馬屍體上滾過去，可是三營的幾挺重機槍，在東南角的一片開濶地，交織着縝密的火網，敵人又回縮到一個狹窄的廣場上。我們的火力激濺着，敵人陣地裏混亂得像海洋中急遽的漩渦，逃不出去，又找不着隱身之所。劉富山的美國機槍把十幾個敵人打倒，劉玉文的六〇砲也連發連中的打在馬羣裏——即漩渦的中心，馬羣怪叫了，雙蹄站起來，又倒下去……善於騎術的胡匪也倒

栽下去。敵人支不住了，潰退了……

『衝啊……』連掛了彩的同志也都衝上去。

劉玉文忽然發現路旁的溝裏有敵人丟棄的兩門迫擊砲，旁邊還放有幾顆美國砲彈，『好！還給你吧！』——這兩顆美國彈正巧打落在潰軍稠密處爆炸了。

『打得好！打得好！』大家興奮的喊起來。

戰鬪結束了，一羣羣的俘虜被押回來。問一個俘虜說：『你們騎着馬，爲什麼還跑不掉？』
俘虜哭喪着臉回答：『挨你們的砲打下來的，你們的砲打得太準了。』

一個戰士點點頭，笑着接上一句：『啊！馬也沒有砲彈快呀？』

還要到齊齊哈爾嗎

太陽出來了，伏龍泉的老大爺拉着戰士的手，激動得發顫的聲音說：『這回可好了。你們再不然，我們就沒法活下去！』他們說：『中央胡子買東西不給錢，張嘴罵舉手打。』要姑娘媳婦給他們『侍候病人』，還有什麼『毛司令太太騎馬撞死小孩子……』一肚子苦水，真是說也說不完啊！

送開水，送飯菜，……男女老少湧出來，從來沒有像今天熱鬧。年青力壯的，能拿得動鐵錘的，都自動填平壕溝，拆除地堡。

在勝利品面前，民衆認領自己被胡匪拿去的東西。一個大嫂領回她的被子時，向大家宣講着：『那天晚上，俺娘兒倆都脫了衣服睡下了，突然一個中央胡子一脚踢開俺的門，就把這被子搗掉。我慌忙穿上衣服哀告他：「老總，求求您老，大人沒被子不要緊，孩子可要凍壞！」你猜他怎麼說？』

他說：「雜種×的，看你詐呼地！爛鷄巴臊臭的破被子，老子要到了齊齊哈爾，送老子老子還不要呢！」我再求他可憐可憐俺孩子，我還沒說完。他就說：「小孩是大人「做」的，還是大人要緊！」說着就把被子抱走了。」

一個老頭拍着戰士們的肩膀，說：「他們的頭子尙其悅，說是什麼「嫩江司令」，你不看他們都還沒穿棉衣嗎，他們頭子說：「多會打到齊齊哈爾，多會給你們發棉衣呢！」」另一個中年人補充說：「哼！這下他可上不了齊齊哈爾了。」一個戰士說：「活着他們也能去……當俘虜去。」大家都笑了。

遼東大捷

遼東我軍反擊大勝利

遼東十一月三日急電：南滿蔣軍違約侵佔安東等地後，仍積極進犯寬甸、桓仁等地，我軍爲殲滅敵人有力力量，忍痛退出安東等地，誘敵深入，然後集中優勢兵力奮起反擊，在賽馬以東新開嶺、韓家堡子、蕪陽邊門（寬甸西北三十公里）一綫，激戰三晝夜，於三日全部殲滅蔣軍廿五師（原五十二軍之廿五師），初步戰果統計：俘敵師長李正誼，副師長段培德及七五團團長趙正國以下五千餘人，斃傷敵團長以下一千五百餘。繳獲山砲五門，六零砲六十餘門，輕重機槍百餘挺，長短槍四五千支，裝甲車二輛，汽車廿餘輛，電台數部，彈藥百餘大車共百餘萬發，我軍現仍繼續擴大戰果中。（原載十一月十五日東北日報）

遼東殲滅蔣軍經過

此次東北蔣軍竭其全部後備力量，並由熱河增援調動八個師的兵力，違反東北兩次停戰協定，向我遼東地區大舉進犯。計抽調者有五十二軍全部，包括第二師、廿五師、一九五師共三個師，新六軍

全部包括新十四師、新廿二師、二〇七師共三個師及新一軍之新卅師與剛由熱河趕調之七十一軍九十一師，於十月廿日起開始蠢動。我東北民主聯軍爲殲滅敵軍有生力量，忍痛退出若干城市，然後集結優勢兵力，奮起反擊，至三日止，將進犯蔣軍八師中之一個師（廿五師）全部殲滅，獲得遼東自衛戰之初次大捷。

該蔣軍廿五師係於廿日起由本溪分兩路南下：一路兩個團於廿日侵佔小市，廿二日侵佔我田師村，廿三日侵佔我賽馬集，然後與另路犯抵鳳城之敵會合。此一路進犯軍沿途經我不斷阻擊消耗，在進犯分水嶺時，卽被我斃傷四百餘。廿四日留駐賽馬之敵，復被我圍攻，擊潰其兩個營，除無謂犧牲者外，我俘獲人槍二百餘，再度解放賽馬。敵殘部向小市及山區潰竄。其另一路則於廿日經橋頭於廿三日佔我平頂山，經運山關、草河口等地，於廿五日侵佔鳳城。由於賽馬之敵被殲，該美械裝備之廿五師全師會合後，遂又掉頭北上，於廿八日重佔賽馬，至此進犯軍已入衆山重疊之山岳地帶，陷身羅網，而該敵因連佔空城，躊躇滿志之餘，竟不知死期已至，依然野心勃勃，復於卅日起繼續由賽馬東犯寬甸、桓仁，其先頭部隊三千餘，廿五日佔我新開嶺，進犯者胃口越來越大，乃將後續部隊源源投入，驅其全師人馬湧入新開嶺、韓家堡子、鬩陽邊門（均在寬甸西北）一綫之死谷，翌日此輩趾高氣揚之進犯軍，卽在鬩陽邊門以西之大甸子、孫家堡子、王家堡子一帶，被我斃傷俘獲共計六百餘，刀小試，已註定該師全軍覆沒之命運。卅一日晚起我軍士氣更加振奮展開神威，開始反擊。十一月一日，又創造與先日相同之戰績。二日，再將敵兩個半團全部殲滅，經三晝三夜激戰，於三日結束戰鬥，狼狽逃竄之美械蔣軍廿五師，遂爲我全部殲滅。初步戰果統計：我俘敵師長李正誼，副師長段培德及七五團團長趙正國以下五千餘人，斃傷敵團長以下一千五百餘，繳獲山砲五門，六〇砲六十餘

門、輕重機槍百餘挺、長短槍五千餘支、裝甲車二輛、汽車二十餘輛、電台數部、彈藥百餘萬發。綜計蔣軍廿五師於此次進犯中，前後歷時僅二星期，前進不過二百餘里（直徑距離），即遭全部殲滅，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違約進犯之好戰份子，終於獲致其應得之膺懲。

「千里駒」因何覆滅？

我遼東軍區發言人談二十五師慘敗原因

自稱「千里駒」美式裝備之第廿五師，此次在寬甸西北全軍覆沒。據遼東軍區發言人稱：蔣軍此次慘敗原因有四：（一）孤軍冒險深入在戰術指導上犯了大錯，該師於侵佔安東後對我軍情況不明，佔賽馬後聞我軍集中增援，該師師長李正誼急電其長官部請示速退，杜聿明覆電堅持該師繼續前進佔領寬甸，以致全軍慘遭圍殲。（二）我軍神勇難當，砲兵砲火猛烈，射擊準確，在戰鬪中起很大作用，該師長官於作戰前曾欺騙其士兵說，民主聯軍沒有砲盡管打，但一接觸即遭我砲兵重大打擊，在新開嶺某山頂蔣軍築有極端堅固工事，我集中若干門大砲齊轟，將其摧毀，步兵接踵佔領陣地。該師於敗退時，我一砲射倒廿餘人，該師師長大腿亦受砲傷，被俘後他說：「民主聯軍的砲火真厲害，在這次戰鬪中起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作用」。（三）蔣軍成份大部是新兵，內有一部係在今年四月本溪保衛戰被我俘虜放回者，加以作戰時蔣軍組織督戰隊誰不前進就被槍斃，當潰敗時處理傷兵極為殘酷，王家堡子六百餘蔣軍傷兵竟被其長官活活燒死，因此蔣軍士氣極為低落，解決戰鬪時整連的向我投降，此次俘虜之衆，實爲空前。（四）我軍士氣極為高漲，經整訓後質量更加提高，此次作戰，即有傷

亡，仍英勇作戰，繼續前進，某師成份大部爲新戰士，但士氣及作戰力均極強，敵人聞名爲之喪膽，在作戰時，人組織三千餘人之反衝鋒，被我擊潰在某陣地，我與敵反復衝鋒十餘次卒殲頑敵。

（新華社遼東十一月十七日電）

靠山屯戰鬪

靠山屯殲滅戰

荒 草

奪取田家粉房

部隊完成了對靠山屯敵匪的包圍戰鬪打響了。

黃昏時，田家粉房在屯北的山包上，由敵匪騎兵團一部駐守。我某部三連在半夜接到攻佔田家粉房的命令；一排奮勇當先，迅速地佔領了西北角的兩間小房子，監視敵人，後續部隊一到，二排又往上衝。八班副帶領三個戰士冒着敵堡的密集火力，貼近牆根運動，朝礮堡裏打炸彈。

八班長領着架梯組，飛快地把梯子豎在牆根上，用手試了試，很牢靠，全班人馬上就地散開，繼續向敵人開火。六班衝上來人，班長剛爬上梯子，被槍打下來；接着，副排長也掛彩了。五班長陳士行的動作真快，轉眼就爬上了梯子，全班像一陣風似的跟着爬過去了。敵人沒來及打槍，慌忙往後院退，同志們也跟着打進後院子。

院子裏打得驚天動地。二排長張宜德身上兩處負傷，血流不止，戰士們關心地問：「排長，傷重嗎？」他滿不在乎地說：「這算什麼！叫螞蟻咬了一口還要流血呢！」說罷又衝上去了。

打下了大圍子，敵人又跑進東南角的小圍子，他們馬上把小圍子包圍住。連長命令一排順着牆根。到前邊堵大門，二、三排從西南角的牆洞裏打進去。

院子裏亂轟轟地，敵人已拉好架子要跑，但是來不及了。不到二十分鐘，剩下的二十多個殘敵繳械了，三連完全佔領了回家粉房。共計斃匪騎兵團長傅德耀以下十多名，生俘二十多，繳了三挺輕機，一門小砲，和一部軍用品。

攻打西門的五連

也是黃昏，五連接到攻打西門的任務。連長周登科鼓着兩隻大眼向大家說：『同志們，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我們要堅決完成，打響第一砲！』同志們的熱血沸騰了，磨拳擦掌的等待總攻擊命令。

夜漸漸地深了；敵人也快接近死亡。

突然，我們的砲彈在西門邊敵人的堡壘上轟鳴了，機槍也向敵人吼叫，六班付丁熾甫領着爆炸手迅速地衝到堡壘前的鹿柴下面埋炸藥。『轟隆』一聲，把密集的鹿柴炸開了三道缺口，二排衝破了敵人的前沿陣地，以閃電動作佔領了小學校，西門的敵人的想用力阻止進攻，可是二排同志連續翻過了五六道圍牆，一排也從側面打過來，以猛烈火力把敵人的火力壓倒，第二梯隊又攻進市街，把敵人逼到一個院子裏，想換便衣逃跑，九連又衝進去了，敵人嚇得趕快繳槍。

九班小個子姜立功，是剛參軍不久的青年戰士。剛剛砲擊敵人時，他就等急了，連長一聲喊：『衝！』他第一個向敵人的圍牆撲去，大聲喊道：『媽的，看你王八羔子往那跑！』他沒等得搭梯子，就往牆上爬，剛上牆頭，右手被子彈擦傷，他沒有理會，順手扔出兩棵炸彈，就跑進院子裏去

了。這時敵人已經手忙腳亂，姜立功高聲大喊：「不要怕！咱們民主聯軍不殺繳槍的俘虜！」

十幾個敵人向他們繳槍了，還磕頭作揖的請求饒命，姜立功一個人繳了十一支步槍，六袋裝滿的子彈袋。二班趙永祿在開始衝鋒時，大腿上就打掉一塊肉，直到戰鬥結束時，他方才向班長說：「我要去換藥了。」

院子裏一共俘虜四十多個敵人，繳獲物資很多。

陶排長和八班

五連攻進西圩門，六連就從它的右邊向東發展。

三班長陶鳳興領着全排首先衝到市街內一家小院子，以疾風之勢活捉二十三個「降隊」，又如猛虎似的衝到一家燒鍋門前，這是敵人據守的堡壘，門半掩着，裏邊靜悄悄地，三排副把門一推，八班長領着三個同志衝進去：

「叭……叭……」敵人三四挺衝鋒機，兩挺輕機，還有排子槍突然向他們開火，三排長馬上指揮兩挺輕機在門邊牆頭上掃射，吸引住敵人的火力，又叫隊伍疏散開，迅速跨進大門，往院裏衝。直打得敵人的槍聲啞了。從大窪戰鬥解放來的張學武貼着牆向屋裏大叫：「不要打槍，我是「中央」軍七十一軍二〇六團過來的，民主聯軍不殺俘虜，優待俘虜！」

另一部隊這時也從敵人背後攻進院裏，三排長領着全排繞到敵人後側，朝屋裏扔進三棵炸彈，乘敵慌亂時扒開敵人的機槍眼，全排從這裏衝進去，滿院裏是同志們的喊聲：「繳槍不殺！繳槍不殺！」結果，八班長一個人就繳了三挺衝鋒機，抓着了新一軍二十多個人。三排打了一夜，敵人的子

彈沒碰傷他們一根毫毛。

三三制戰術用的好

二班是主攻連的主攻班，從戰鬪開始到結束，他們通過了一道鐵絲網，一道鐵柴，兩道文多高的圍牆，打下了兩個碉堡，兩個地堡，俘虜十七個人，繳獲兩挺輕機，十四支步槍，一支手槍，但他們沒有一個傷亡。而全班只有班長郭永高是個老戰士，有夜戰經驗。爲什麼打得這樣好？主要由於三三制戰術運用得巧妙、靈活。

當他們到了衝鋒出發地時，班長郭永高對大家說：『要快！要猛！要疏散！不要擠在一堆！』他帶着一、二組在左面，三組在右面，在漆黑的夜裏，冒着敵人密集的火力，穿過鐵柴，一股勁衝到圍牆根。又被鐵絲網擋住了，班長搖幌了一下木樁，搖不動，立即攀着木樁翻過去，向敵人機槍陣地扔了兩個炸彈，壓住了敵人的火力。二組趕快架好梯子，全班迅速的翻過去。組與組相隔七八步，每個人相隔三四步。

再往前進，要經過七十多米的開濶地。他們在停止和前進時都互相照顧着，行動很敏捷，二組長注意的跟隨班長前進，眼睛鼓得大大的，剛到圍牆根，班長就以手榴彈掩護二組架梯子，梯子一架好，班長首先進去，緊貼着牆根向敵人碉堡前進。敵人慌了，想往外跑，班長帶着一組衝過去截住敵人，二組也趕了上去。衆人大喊：『咱們是降隊，別怕！』果然把敵人騙住了。敵人出來了，走到面前一看，『是戴皮帽子的』，想往回縮，二班長端着機槍在叫：『繳槍！繳槍！』敵人只得繳槍了。再往前進，又是第二道圍牆。梯子沒有帶上來，二組長小聲地說：『我當梯子，來吧！』全班都

從他身上翻過去。礮堡門前一個敵人正要推子彈，海倫參軍的新同志劉貴山一把抓住敵人的槍，連帶人拖出來了，礮堡裏的敵人也趕快交了槍。

神勇的砲兵

黑夜裏打砲，瞄準相當困難，但砲手段清山，趙福山都發揮了卓越的射擊技術。

轟擊敵堅強據點大燒鍋時，砲砲命中；當敵倉慌失措時，又掩護步兵衝上去。一個礮堡裏的敵人不繳槍，趙福山連發兩砲，礮堡就聃了，敵人除了死傷以外，向我步兵狂叫：

『繳械！繳械！別打了！』

西門礮堡的敵人相當頑強。我們的榴彈砲揭破了礮堡的頂蓋，敵人的肉體被砲彈裂成碎片，血淋淋的貼在額垣上。

黃昏後，我們的山砲對準西門外圍子西南角的烏龜殼遠距離射擊。三砲沒有命中，原來砲和礮堡間的廣場上有許多草堆，擋着了目標。班長王福臣和見習班長衝過毫無隱蔽的陣地，到離敵堡四、五十米遠處搬卸草垛，敵人的槍彈不斷朝着他們打來，但他們毫不理會的繼續拆，搬。

十五分鐘後，草搬完了，王福臣等一身大汗跑回來，一顆顆砲彈在烏龜殼上爆炸。烏龜殼不喘氣了，步兵迅速的一衝而上。

八班的砲出了故障，彈藥手高章忠自動要求到九班幫裝彈藥。敵人的砲彈在他身邊亂竄，他鎮靜的鼓勵大家：

『不要怕，完成任務是咱們的責任，就是犧牲掛彩也是光榮的。』

三位騎士

拂曉前，戰鬥快結束了，我們的騎兵忙於到處連絡，副排長王啓賢，戰士李顯和，蔡金華三人驟馬在陣地前奔馳。

前面是一個大窪塘，裏面有許多黑影在棍盪。有的似乎還在扳槍機。

王啓賢說了聲『有敵人』，後面兩人把槍端好，打馬如飛的衝上去，王啓賢一傢伙把前面那人的挺輕機奪過來。掉轉槍口，對準那一夥人：

『繳槍！不繳，就打死你們！』

窪塘裏的人，有的跪下磕頭，有的拱手作揖，有的兩手高舉，有的躺着裝死。其中有個小校連長也放下了武器。王啓賢數了數，難住了：

『三個人怎麼帶走四十多俘虜？還有三十五支步槍，兩挺輕機槍，九支卜殼槍，五支手槍。……』

『李顯和，去把隊伍帶上來！』

李顯和領會了排長的意思，立即加鞭回去報告。帶着隊伍來把俘虜和武器押送到後面去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3811B



200

勝利的自

戰（關外）

書店發行

專-3